蛟山集

許筠手澤本

單

尺牘

與黃芝川

當今之世建旗鼓登騷壇者非閤下伊誰歟奈史議不能捨使厖眉猿臂久閼封侯之賞而當執鞭弭者乃反棹鞅劘毘吁亦命也辱惠佳章奬詡過情其惜才悼屈之念津津於言表不敢當不敢當之郡甚迫不能歷拜春来因省墓抵洛則當委拜門下以謝

朱太史之畫得閤下詩而益重不佞居然得二寶此行侈矣不九頓首手秋涼仰祈若玉

與五峯

拜奉佳作如獲拱璧此行信富矣當刻之琬琰以傳不朽

與柳西垌

左右與家兄美叔及洪太古共纂詞林而二人已化異物公獨持文衡立赤幟於埶花無敢當其旗鼓鳴行頓刃豈不盛歟聞方選東詩云幸以亡兄之作多載之其中敢以刻本一帙呈上希台諒見南回言亡兄詩則入選甚少而姊氏則稍多云昔容齋選東文濯纓之文挹翠之詩所取甚多至今為埶林美談今不能然毋奪於他人議否亡兄七言歌行最妙而無一篇收入者此尤不可曉也幸惟更加衡尺俾勿令滄海遺珠也

與李月沙

聞水曹有缺此素閑送可嬉之職也古詩人在水曹者如何遜杜甫張籍蘇軾是已僕雖不逮四子者亦一時僥竊詩名而左右所嘗奬借者今適持衡可拚就此事令四君拍掌冥冥中幸甚

生出牢戶謫命方促不得握手以辭何恨如之咢翰珍劑辱以贐之厚

情可掬無以昂喻當對訊之日積背屢引公名此危迫疾呼之所使然非敢誣公中間簧舌不少僕豈陷人者亦豈為人所嗾乎此舉世之淺知僕也尚何尤哉公以為同罪之人尚保冠冕云者辭亦過矣不佞之牾于中而明公之外舅屈可謂之罪某耶要之久而自白不敢縷縷

與申玄翁

春詠百篇此人雅士所不道不合以示人也乃敢涵清聘耶藐丈夫矣眉直欲付秤舌獄也既以無可奈何敢以呈覽必嘔穢之以為不祥也懸不飭舉顏

辱製佳叙以惠奬詡過情非不佞所敢當也然不敢以不佞故而掩閤下之明鑒即載之首簡光價頓增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無殊畜以結草為期

羅州西南大藩也不佞以親履之以為官止此牧則可以已也今遂有

稟而月沙當銓此千載一時閣下其以薦之欲據此為南返計也牢獄中屢奉氷剌未知史遷蚕室之日董江都倪大夫輩亦肯來存否事绝千古淂因為幸追以道書昇之欲不佞藉此為上天梯非情之至安淂有此古之英雄不為將相則為神仙不佞於將相之業已矣當與羨門安期共逍遙也亦足樂乎江南千里不獲拜睽臨楮嗚咽

與韓柳泉

海陽之會敢不樂赴但爾使在礙於參見明公其可否之人或識不佞此行為瀟湘之逢此足可游也亦不必足避也丈夫生世韶華如電一驩足以敵萬鍾苟淂其樂則詈者千人莫能動吾一毛孔乎況不必害於義否明公方食見之則必噴飯滿案也

明公到龍城淂吾大食云其味比海陽小食如何耶不佞送明公出郭孤坐鳳笙亭上孤煙冪冪竹寒吹動幃引領東睇大野蒼然杳不覩塵蓋之

邑他鄉別故知古所共嘆不意今親見之想同此懷否強飯自玉
濤年簽軍家兄已與弟停當妥行不孤明公之望此國事也安敢辭執
守外寇不至乃可安粒食若有警急則如京之粟焉得輸諸海以救京師
耶思之爛熟不必再勤盛教也但恐俍舟師者有所乾沒耳旁有人問公
善飯領誠為可

與崔汾陰

舊都一夜話不足慰數年契闊矣回眺月城凝望之情與凍雲共黯黯
耳隔女垣見滿月金煙封蒼然不能賦斜陽斜雨之句自愧江郎才盡也
晩到臨津長氷塞川而寒雪滿崖山崳然有兔園之興想天上瓊樓玉宇
高處不勝寒矣倩公為我賦之

古今謗毀之來雖賢聖亦所不免也盜嫂撾婦之翁何損於陳孺子第五
伯魚耶公自消之胷中頓毋與嵬較而牛馬爭其力也燒蘭煑茶自娛

其馨九重亦已洞照矣事白在即其勉出以副虛佇耿望、
三日雨不能攻祝融企脚壯曲下詠陶詩擬篇清風自至翛然有天際
真人想耳公當炙手之日能以蒲葵却赭汗耶想多費心力此時拙者
勝矣
午景當空忽得翰教凉颸颯如爽我煩襟也司成之擬其欲洗倭佛之譏
乎此自甘心何勞講之千金買弊帚是以自娛獻向京師貴人佐好面孔
公聞之必曰狂奴故態蘖也方輓華讀羯鼓譜未訖草草潦恐
昨所上十律窘於押韻傷其佳境不足存也其令覆瓿可矣吾欲綰斗印
六年治帶方州爲方丈上仙雖以公天官冢宰與之吾不欲換也其幸畱之
約初賦玉樓千古長恨公亦同此慟否挽詩一章自謂盡其人之終始兄亦
和之以慰死者爲幸
僕宦情如秋雲薄西風一起不禁季鷹之思得一州以糊口則敵萬户侯

封矣公乃靳之耶公恰之一念可質上蒼而未先不知時愛令智昏否切名未入手壯志已衰局促轅下駒徘徊於棧豆間豈不悲哉窮達自有分而天亦不可料丈夫蓋棺事畢公視吾舌尚在否毋欲以韁鎖施於大壑龍性固難馴矣

銀州吾先人所莅也小子敢不樂赴耶但小子於先大夫毋能為役倘少不稱則辱先訓多矣吾固不欲也加林在海上地僻有魚蠏之饒切欲得之閒與公州一時差除云彼孔道而無蟹且有監州勿舉吾名如何地位相逼恐為爭加林者所推之故逮〻耳

加林不入手而反以公山塵之此亦命也何咎公為僕之仕為貧保妻子免飢寒足矣他尚何言然亦敢嫚遊廢事以負公薦用也令署說當徃譽以既寒霄寂寥斟雪水以煑新茶火滑泉甘此味與醍醐上尊無異公豈知此味乎

初來時諫官有以僕不合劇爲言欲授劍而未果及到州晨理十萬家訟夜燃青藜杖讀一部左氏此自舉漢吏故典而又不廢千古盛事嘗者謂吾輩無益於世者亦云罔矣公必軒渠

與崔簡易

賜和芝川詩奇杰深重又以㲉字未妥屢改以示不倦如入波斯肆中目眩於縣藜火齊未知孰爲瓌寶也姑兩存之且以見左右慎於爲文不倦

世人不知文者悞畀入公詩此太憒憒公文雖悍杰亦從班掾昌黎中來也詩則本無師承自翻爲格意洞語築非切摩鍛律採掇花卉者所可企及吾以公詩爲勝於文未知公印可否

與鄭寒岡

修府志問府老云衙曲房東門倉羽溪廂房皆羅維時念昨公所建令

人遠想慨然
志之凡例欲据田汝成西湖志閤下不欲之矣哉地里廨宇土産聞命矣以志
餘在其事吾自用吾法慎毋過如何
久不陪杖屨斗望逾切江陵志當有刊落者或添入者幸於金子之回付來
企〻凡記事核而不畧詳而不誣可以傳後也此書出於蒹俚而不佞之史
才省曰妄見安能合人目也更加覃思則或賢於前故僂〻不止
古人言借書常送遲〻之遲者指一二年也史綱之借工星紀將易幸擲還
為望鄙生亦絶志仕宦大故江陵欲資以此敵閑也敢白

與金南窓

世家文献之作寔僭妄也翁不以為駭乃奨其傳雅且愧且感付籤處一〻
為翁改竄庶不負藥石也容一造以旣
敦寧之擬金舍兄已諾矣戔紙十帖呈似案下為不佞寫黄庭經〻任少卿

書洛神賦武騷擬秋興八首襄陽歌豊樂亭記赤壁二賦以惠則驪珠八
把當熔目絢夜矣勤祝、
驪江之除舍兄惜其屈於敦寧也某何力焉十帖書精楷入紗再拜以受無
白鵝以酬右軍為大恨耳謹擯藏為傳家寶云
公翁頂玉腰金皆以文墨自致孰謂朝廷不愛才耶遠州冗吏見郎報方食
不覺齊匙箸起立歎此委賀

與沈學而

黃岡之夢已徵銀花帶胡不入吾手耶踞上當見小嫂下輦悅我避
弛廢弭遂致參差殊可嘅已到州桔据僅得捐十朔俸以買蒸牛角
補于武庫其爲寔由小嫂也吾何力焉謹以免帖封上兄見之必曰唯聖能
知聖可呵

與鄭和伯

允禍患常出於所忽此亦儻之所不料也公亦安能逆覩之乎生得謗孔多之
番落官矣足驚心但恨失大州也渠曾閑弓躬于安況四寸同贊耶不足答
不足歎唯當理遣而已

與李芝峰

洪陽詩卷吟覽數四不忍竟風〻乎大雅音也欲敘一言其上恐以糞汚佛
首未果矣況車豉已盡不侫所欲言不覺縮手袖間也謹完璧
生之疾朴君知止疑其為陰虛火動也有身然後方有官祿不住此行不過
為民而止耳今更陳 疏勿闕捧入決西江之水以活波臣至幸
弟非大不得已豈以父母遺體受榜掠之辱耶此自斷乎中也非假人教也兄
從之乎知我也然此自兄厚我愛我雖不諒愚衷而恩則有之敢不思所以報
之否情溢不備

與洪鹿門

玉渠柩幾日發馬邑耶若趂弟下車之日可以奠於路隅也憶蕭寺同遊兄有水渾山雨多之句以為破的有才而不克施痛哉兄柩之過遙當出官之日只差一吏齎帋卒出境慚負幽明淹滯而已輓詩備載此情兄當見之不具

與尹止中

聞兄深過渠黃門此葉哥矯其命也朱太史則似有干求亦非大端而黃門則絕無之彼二公均是待我何軒輊而右渠乎只以蒙詬為冤故不得不辨也

與南子安

兄方侍太夫人故膓割之分優於他友矣亡母寄窆於原州享祀不躬樵牧未禁風樹之哀每結于心安得駐節以掃全耶此為人子者所動心處也

與洪輝世

東郊揔別許我路費甚優至今不入手怪怪楓岳萬峰方待兄生色錦囊所收須以揩病眼耿念念

僕以病不克燕行曰以為民今方有生路莫非聖渥也感戢而已聞兄欲乞兌西覲不可屈而滿期俟我收叙容我代蘸否不任軒渠

與霽江公子

比阾數月迭有分襟昵懷作惡殆不自禁對家小娘每談長與洞舊跡不敢暫忘白豆飯用蒞葉其甘如飴今更可得此味耶從欲教之其如老大何凄切

足下以高才局於旺典不得展布抱負只低徊於粟帛之奉向使劉子政生于今月則天祿吹太乙藜未知當屬誰耶念之慨然

聞公疾猶留恒悌神所勞當勿藥有喜也每自煎勞以傷神守二糖

付賢郎以去此可直造佳境也長康不鮮事先喫苦處可笑

荅李觀松

兄念舊日聯袂之情力振之衆駡之中憐才之念至矣此古人所難而能行之
從此天下桃李盡在公門也
擬出都門以別昨昏除秋部佚物論不得於今日辭恩辜負此情西望
長欷而已三十律㞐洲著之以爲未妥改竄追償爲料勿罪逋稽
書到慰甚曰病不復出云雖非病豈可出乎惟保此心以待歲寒可也人言
吾分謗而取兄之垢兄若不言則吾何從知之乎此不辨而可破舉世惑之何
也所恨負心者出於素相厚而亦天使之也吾安敢怨天尤人乎善飯自珍

與李子敏

迫促不得摻別於江上三年睽間非不暫也況吾有萬里之行否南望雲天
不禁愴悵五峰詩吾亦效拙兄亦可以此韻爲我送詩也兄嘗謂吾詩試

以扛鼎力試於匜奉決盟也
遠泉之求扇三百則可支云傑非妄津列岳孰動心乎兄府多竹又有
匠雖不准三百而半之亦可吾當捧揚仁風使遠省不彰矣豈棄捐篋笥
中耶
府娼真娘吾督漕時所眄而渠方仕惠民局亦通音訊其女即吾猶女何
惜之深耶綠陰青子殊步尋芳與而聆其若語亦動香火情幸為我
緩之莫打鴨莫打鴨驚鴛鴦矣
吾病宜深朝廷不諒僅免北扉猶革其官坐調于家渴就生路具爲之
物何足介念百扉幸到於節使發行之後不得已留之況扇頭有兄詩
讀之清風爽然用以解如渴耳 紙則還諸真娘可笑兄有廣平心腸也

與韓石峰

京邸奉展磯於兒輩覺損歡趣也今得遠山而公亦解縣綬鼓都相距

不遠倘公來在郡脩則池閣道遥可盡人間樂事矣置大東俏磨毄斗
墨需與酣落筆之具右軍大令敢角擅於千古否耿企
承惠天風海濤四大字筆勢龍躍虎拏殆與東溟五金角其雄壯
小室山人見之必賣四區宅也僕掛壁三日坐卧其下尚不知倦和壁之貺
敢不感頌

與宋天翁

少時慣讀抱朴子以為喰金服石亦可致神仙及見紫陽海瓊致諸
虛真人書則自失者久之凡丹在同類所合可以入真精氣神三宝奚外求
乎然必得明師良友相規切可與之道今之世任師友之責者非君而誰
唯以累臣不獲近左右為恨耳須以口訣形諸牘中幸甚
玉清金笥宝錄監規中指南及中和集俱有口訣此三書孰得其肯綮
耶細示我勿祕也傳諸匪人有罪而輕靳而不傳其罪亶重張平叔竄蜀

之行其可戒之公毋卷舌不談

邀景洪

春期已惧幽花為君盈飛矣綠陰如許黃鳥正嬌動人春色何必滿硐桃李爭翻階紅藥亦自可見委送芳乘從其鞭是企耳釀得秋酒方濃結侗臨溪待公為斫鯉討石筍沙鱉亦可供案肴僕平生為口故津〻以酒食為請毋笑其饞耿幸〻

與李宗之

足下眼空一世無少許可而獨稱吾三人幸甲之無甚高論以僕為飫也以啟洲為枯也以子敏為滯也此三病何以砭之足下今之和扁也須以良方治之至幸

李侻制而臣眷足下之作信絶唱也柰而令拙者代斲終日血指不能措一辭愧在其間矣吾素不善四六人以善四六目之世間事類如此可笑幸赦

之納之大道耿介〻

足下既已砭吾病誠對訂良藥也喜幸〻雖然足下亦有吾病欲針之倘虛心以受否今患才少子患才多倘割愛而去其蕪冗則純然大雅也此言深惜兄而發毋自諱疾忌醫令二豎工膏之上可也

與許兄子賀

當路阨窮出之不得已往関東登鑒湖堂以望長波萬頃直接三山便有褰裳濡足之思遐不樂矣兄知之句爲他人道也守郡無善狀碌〻度日唯貴囊槖而已然僅免座首者來謁之誚兄必大詬也

老兄詩殊逼盛唐但太悍稍入戾途況宋去人寔遠七言古詩似黃庭經少之則當俯視盧駱矣毋許弟言之太過

讀二賦翩〻與與公太沖頡行不意晚世有正始之音也以今題作古文尤是

難事不料吾家有此至寶蒔谷若在當為绝倒用以壓卷不妨
四律甚清勁吾家生色矣切欲和呈公務卒卒不暇搦管搆思嫫毋效西
子病顰恐四隣皆走也

汝章言子敏詩漸落信矣凡詩積工已久則下筆自有神譬作十詩
則數詩可觀其餘或平平或拙或鄙存其可觀而點煉其平平刊落其
鄙拙者則自就於高妙也若篇篇有意於巧則力費而辭躓反敗於讒僻
此大家所深忌也子敏有意於奇巧太甚故未免費力而鶩思於勞索之域
宜其乏風調少藻思漸圓而漸落也老兄亦救之

傾城人雖美糟妻不下堂兄長往不返小姨抱子以泣似近薄情也園紅袖
馮駕孫乃淮海少年事兄五十已近頭顱可知須少樽節以延喬松之
壽至望望

詞臣恭考下獄受榜掠自隋氏開科以來所無有者萬而身親見之文

不幸而出於吾門辱先訓大矣殆欲自滅也噫嘻亦不受拷掠伯虎亦不至削籍用法之嚴今何至是然亦命也可若何

荅任子正

君欲我端趍慎口以學時貴態誰能作溪刻自虞耶揮麈劇談葛帬曳杖道上正是舒其送耳當大街樓上卷箔而坐作双角髻袒黃衫箕踞謳辛幼安千古江山一章當甬時覺宇内無人肯顧朱衣呵喝以導之乎王平子聞之當復絕倒

約初長逝俾後生不得見其風流埋玉封着地中情何能已已世事漸變交態益新使君尚存而令此人死耶君毋詬我言約初而死誰能更容端甫乎感念其人若在初殁

抱病旅邸五日不汗幾與鬼為隣也兄鬢存厚情可撫我病自當差正憂君患耳得意濃時可自休兄其弭之

與趙持世

公之大父詩豪甚可人遂惜有尺璧之微類欲效于鮮刊刪之舉惶恐未敢之稟

坐享大州不能救原憲之貧負愧多多矣庚儲方春赤立粒米如明珠所捐僅滿一馬亦吾半月俸也比彼麥舟顏甚汗矣

僕阨於世議欲休者難矣今幸善罷直向扶寧從此 不向五侯門矣安得與兄分華山一半乎臨紙慨然

世議又不容居山追我杜來旺到兄許寒凍不能出殿中雖兄豈可無閑隙耶可來訪我則當以一部詩就兄評隲也

兄僅踰門閾吾望其奪標如渴待飲 升諸殿堂若已之屈其根可量然毋以一蹶自傷更志千里可乎歷塊可都公自有其才也

君王吾所善也豈待兄言家侄雖執豈肯逆人前程犯殺父母之嘲

乎善譬之則云不敢矣其爲之和伯恭爲考官屈兄策於第二所謂眼迷日五色也然望兄事業如韓稚圭文章如蘇子瞻亦足矣王文安章待制只會作狀元及第試問今人曾有道王堯臣章衡來否不朽大業不在是也

即見冢宰公欲以家誨屈汝章其肯出耶兄試問之仕有時乎爲貧也

與權汝章

兄在江都時歲再至洛下則輒留連於鄒邸盃酒酬唱極人間樂事及盡室抵京則無旬日從容反不如江都之日抑何故耶塘波方漲柳陰正濃荷花已半吐紅蕚綠跗隱映於翠蓋中遙釀潼醲色若乳滴滴於小槽可亟來昏此已掃風軒待矣

大夫人患恙彌留奉慮之懷如吾侍母病日也糖則遙得一圓付李生去可於餌後進之吾雖欲以此糖饋吾親其可得乎不禁垂涕

不侫行有日矣萬里行橐不可無君語須以五言律八首贐之職一則不可謂之情也兄之五律高則襄陽浩然之流下亦不失去非雅韵燕帝展讀可以當悲歌也勿以慵爲解幸〻

贐行二律其時別俩兄方寸甚乱不得和矣南宮生反洛下必當見君以和章報之知其不浮泛也嗔悴澤畔之吟不中商宫兄見之必嗟悼焉

與朴叔夜

秋部之不能除禁贖猶孔道太守之閉門擣書也子能閉門擣書而責我之不除禁贖此能以法律己不能以禮處人也朋友交勉之義安在耶亦各矣掌而已

與任约初

端委廟堂我不及卿一丘一壑自謂勝之年來窮慼五斗不肯去並與

丘壑而肎之𡍼山之移將至魑醜面目也不如方回則固是常奴吾願焉

長卿慢也矣況其訶之

天地四時亦有消息而僕則每屈不伸雖百仞初亦無奈我何旅官筆下

桂玉屡之不如以一縣畀之窮猿奔林何可擇木只恃布衣情每吉耳

依兄宇下使人頓忘寒暑此別又千里黯然傷魂而已平生見君則使

我欲傾家釀江上祖道列百壺而不得見一飲仙凡路隔耶回睇曾城

佇立以思

痛寒失音此天欲簡應對之煩耶但舌根先痺其距四大各離也奚

遠哉昨見而述言凡事無善否而固則乃滑吾舌喋不能折之聖矣

去人其間亦適況一時論議者爭若使兄在座聞此語必不至河漢也

僕未四十頭顱已如此若過此則未知作何狀浮生能幾強隨人俯仰耶

古稱名士必痛飲酒熟讀離騷我則但不能爲百寮底固甘心也足下乃

欲挽諸千仞壑未知有烏獲否乎徒費心無益也
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對此想足下甚其如濯濯春日柳何聞君逢詬
於玉堂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勿自芥胸也行當自定綉衣幾時蘇耶牙
疼不出戶甫此奉慰

與任子昇

人言君嘗西涯而得説書吾聞之甚恕其言也西涯賢相不可嘗嘗少
人而得官亦非美事剝西涯相乎顧兄雍容無躁前程萬里亦有天
定不可僥倖而倖得者爲名也諺曰啗食噎喉此言雖俚可以喩大
積古書萬卷左文君而槃傳其中便足了一生素琴織歌兄自好之
愼毋詑爲我目拾人間遺棄物何干卿事耶兄勿罪不擇卿雖此足見
其大體猶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恕其枉幸甚
君覘我交雜人凡再至甚盛心也然此不足害吾直昔郭恕先携市人

飲曰與我周旋皆此流也未知兄所周旋者其有過於市人否

昨夜君小娘来唱江南曲纍纍如貫珠聽之忘倦擊節以和頓足起舞殊不知天地之寛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也一座俱以兄不在席爲嘅金華天上亦念李白酒樓否

君詈我擣门諱客致令要津者虛返以恚是不知我也僕不幸所寓與約初對門否則呵喝肯臨前都事舍耶張續曰吾不能待何敢容穢客也吾亦云云

僕非佞佛也喜其文而讀之以敵閑也蜀數千戶郡尚不能得通蜀作佛也是甚不然然比諸無稽小子只上附炎談說者則果稍優矣

吾方忝南宮而兄儒佐之不意韓非遂與老子同傳也僕寓玷備局即終日伏祠君前操翰以書揮汗成雨殆欲發狂何不尋遂初賦而徑欲知人㘴家事耶甚欲投绂以貧戀斗祿未果耶

南來原欲見君也方伯惜破舊規未諧於後陽今則勉從之相見有期
矣聞兄近有恩疾丈夫當以理自遣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人生宗雖
兄嘗鄙荀奉倩之死今乃蹈其軌耶大夫人在堂而兄獨子無兒每
厚為無益之悲詳在昌平棘中馬上潦草

與沈重卿

昨日始聽君小娘詠燕人行字穩句妥排比得倫如才子善吟者而
自有金石鏗鏘之聲聲未知瀛居二娘亦有斯枝否南朝桃葉不得
揚美兄為王子敬足矣何必萬户封侯乎

答尹鳴益

僕之不幸士夫所羞然比兄戊申四月之厄則真阿鼻之於人趣也相去
奚啻千由旬矣患以三木丞以給榜楚者此恩可忘獄吏相侵天意難
測猶得餘生返故園則幸矣否則南海上如就請都矣餘感草謄

與趙怡叔

久不挹紫芝眉宇鄙萠積矣倚樓之什何不示丁卯橋主人以破一睡耶世說久假未回想已卒業否吾於千載之後不及聆晋人清談思欲展之以究緒言幸付進奚如何

與沈扶安

僕困於牙舌當自劾去迟重惹人言次且至此已乞於備衣閑月當有決落矣南道主人惟恃吾兄山梱之事只蠲數奴户役則吾當自就也秋風乍動蟋蟀方吟回睇吳雲思與朔鴈而俱翔矣

與趙善述

吾方赴人讌席而槵馬反秣君枉陋意其在內醉郎又送而啓君疑至於與時望言之僕豈方持政柄者歟熱閙而搗人耶十年締交致人之訶所謂知人亦未易人固不易知也瘀牙不獲面析姑此戚告

寄竒献甫

今月十五日到配所蝦不如扶寧蟹鰲不如碧隄饒人飢餓死矣

荅鄭時瑩

僕之獄幾完合寃承訊天若晦焉日若瞢焉所以泣盈襟之血也太白之夜郎子瞻之海南古人亦所不免吾豈以一謫自傷也南旋決矣尺可斗酒隻鷄出候於路左叙詩盟而去耶悠〻不盡

與任茂叔

吾謂人曰茂叔之四六過於孤雲也人皆怪罵之又語人曰茂叔之文似王弇州也人不甚訝之是無他貴遠而賤近也其宗弇州之文遠踵漢兩司馬俯視孤雲奚啻儀鳳於燕雀乎君可自信毋撓於人可也

荅張持吐

罪徒之人無相問者公乃能於衆棄之中辱翰以存厚意鄭重是負

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思報乎僕仰負明時百謫難贖其不出鬼门幸矣敢以流落殊方為恨耶春宮翊護之功全藉講臣與正君行所學之日勉輔以正吾當拭目傾耳而待之耳

荅宗侄

公憂我在陳吾亦憂公抵巇㝠行耳吾之憂公過於公之憂吾也慎之毋更貽親憂

趙家之納謳姬在吾亦無所懷公何恨之深耶殊異乎曩日力止之心也至宝固可惜今亦過僕耶

與曹春吾

在北閑見鶴溪否其疾若何僕平生不節經歷許多曲逕猶免與䞣而此公一見棊羅天亦有命存否追思則捫心以悸矣僕無狀又羅尚口并皆平日所樹立使然尚何咎為坐待羅𣿅而已

與閔叔正

愁歇阮神詠李白贊舍兄亦不之信決在君口爲我速來証之一則解吾妄言之咎一則破骨肉不相信之情二者係君一行矣被衆侄之窘討無所出委奚以邀

與龍山倅

朝起食指動忽承嘉魚之貺何必海王輪後味乎襄江縮項徐州禿尾未知風味敵此否斫膾如絲不覺饞涎先流筯入口則渴餅膓驚從雷鳴敢不九頓耶

答咸山倅

奉鰱卵一兕味殊麝胎塗遠蒟醬頓首頓首人言此地多産細白魚鰣魚求配爲是也今春切無之亦艱齊已老夫爲口來闌干苜蓿未免楞腹可呵

復南宮生

蜂一桶置于梧陰観朝夕衙法度甚嚴旺而不及蜂令人短氣

答宗侄

自君上洛〻中諸親知皆言亨甫不善待吾假如汝言藉曰吾家則甚不義也況無是耶此邑素屛而亨甫規隘安得邑〻如臨陂人〻如錢伯年責望人深者非君子事也慎毋為此言徒增汝之薄也

與李蓀谷

翁以僕近体為繩軌嚴縝不涉盛唐作而不御獨善古詩為顔謝風格是翁膠不知彭也古詩雖古是臨搨逼真而已屋下加屋何足貴乎近体雖不逼唐自有我造化吾則惧其似唐似宋而欲人曰許子之詩也毋乃濫乎

翁以楓岳紀行詩家高古可壓茲集云僕固自恃之其賦則紀遊而

已何敢與與公明遠爭工於千載下耶恐過諛調我之辭故敢辭之
十王洞瑩高金朴達串三古詩誠如翁所言果涉大悍僿之文病
於腴不病於悍時悍之亦無所妨若使子𩔰見之必置於明刪中而王
家子弟稍有矜持亦何害江左風流乎
翁素奬我騷賦婉麗不侫則不敢自信焉僿之文近進而翁病
不知之故謹寫閑情錄序朴氏山莊王塚二紀十二論李節度誅閔廟
碑南宮生傳對話者暨此啟賦毀壁辭爲一通付下生而去幸教之如何

荅尹梧亭

承惠馬乳飡之頓解相如渴耳恨不得一斗往乞涼州牧也
憔悴澤吟又諷佳作向壯風而長懷耳僿迹來杜言竄而詩竄亦
隨塞茲不得已和娓汗塞河矣

與洪仲仁

君攻詩五十年始得一進士乃沾沾自喜賦一日看盡長安花之句愼毋以此奉自滿也士所當爲未必止是

圓扉中得諭教愧君良多早用君言豈有今日事乎新息之念少游言甚出於至情哉息讒必不趣鬼門思向嶺東時試以故鄉爲難檻猿籠鳥命係於人其放之命也其迫逐之命也夫奚言

與李汝仁

渡江日紅裙出沒於東岸舟已中流睇之若河漢之望織女也及至鎭江候吏告餞十里回睇則并候吏失之況紅裙歟而況吾子歟莊生不云乎送君者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吾亦云

昨夜拈蕭娘至則以叔夜之柳而見也凝睇怨絶回頭向壁燭影中鬆鬢殘粧亂衣臟容殊勝於明粧靚服日也始信西子顰爲醜者所效矣追寢如啼如訴及談十年事則眤眤繾綣殊不一句話又爽然自

失君試爲情詞記之

延州客至大定江舡上脉々不得語凝泪滿眶吾不忍看也檣烏將蘇翮袖以餅此時江山頓爾無色若使汝仁在傍則亦必爲之欷歔也

十八日渡浿江叔夜苛留之惧其更挽倫至岸楊篳舡而渡夜爲別恨所牽不得交睫枕舩而卧夢中舟動訝爲蔡姬盪也驚覺則風颭檣催矣午抵生陽小雨霏微溼階藥蔌々以落彷像湘娥面上啼痕也此時不曰情惡者飾詞也

吾得大州遙近汝仁所寓可侍母來此吾當以半俸餉之必不至翳桑也

君與我地雖殊而趣則同才宦十倍而世之棄有甚於㒒々之每氣塞者也吾雖數奇嫂爲二千石猶足以蝸涎自濡君則不免餬其口四方皆吾輩之責也對顏輒汗食不下咽亟來々雖以此得謗吾不卹也

君家文君甚聰慧必知春色无時其肯爲沙叱利終守節乎諺曰

十斫木無不顚君其啚之彼無熟金帳羔兒之味雪水煎茶味亦雅
事使其過我必曰幾乎虛度此生也君語之曰飛者上有跨者則必動
於言矣
簷雨蕭〻爐香細〻方與二三子袒跣隱囊雪藕剖瓜以滌煩慮時
不可無吾汝仁也君家老獅必吼令君作猫向郎毋爲老環畏縮狀門
手持傘足以避霡霂來〻聚散不常此會安可轂〻分難後雖
悔可追
此行欲止諂也非久計已奈以判閤見靡此頂王梯也親朋止之曰仕宦至
衣緋亦足矣吾亦勉留可笑胡孫入布袋也雞助何物敢角據人此時
仰陶元亮若天上客乎
吾又爲此行十年三入幕豈非支離乎使相必欲得君〻不欲出則已如
有斯世志可勉來矣書記翩〻致足樂乎西閑千里更踐舊游亦一快

事也雖過容之詩無拼色以娛旅館青燈燒香對坐談古今作詩歌以了三春殊不惡也吾二人俱入衰境會合無多來日苦短念之至此則必彈冠而起矣亦何無任

玄翁求彩毫咏以看極貴之以為杜紫薇所不及乃過奨也君素饒舌慎毋為注腳毛鄭氏箋衛鄭風殊失本旨至今為並人口實君亦效尤否他日鬢絲禪榻見茶烟颺落花風則不待人嘗督自著佣耶読如和曾公廿里誌當添一傳奇笑

客夜月色如畫散步門外烟柳蕊蘢飛花撲衣油然春與撩人身非老僧而奚塊處以獨耶俯視君家闃無人語想香煖蘭房夢々酣鴛被則此時此樂亦極矣願以二紅紙博君漢吏則吾願足矣孰謂君癡奇乎聞必捧腹

因病不克燕行革其職有生乃有官也從此湖南一布衣耳

吾徒此喜於頻見君輟月寒凋觸事悄悵唯遲君來以晤語消之一日當千載矣一衣帯水可揭厲也

與梁子漸

尊先公文章甚好誠作家也僕不文何以責之、忿忿结撰不能尽欲言其污佛首乎去就之亦有君也

聞君食貧與綿絮從奚出乎却之不恭留之不忍而以厚眷令絮內服坐卧不敢忘也想秋山楓葉正好岸巾長吟而方丈風烟尽入君詩囊中矣不任耿切之懷

與李士常

君尹碑之詩誠為絶唱而害於吾甚多云君所作則汝章之外無一信者將何以自解乎僕以此凡三經於全議賴諸人扶持之耳助吾謗不淡後則慎無為也君不見魚潛夫賦所悔事乎吁其可畏也

西來人言懶翁化此言真耶痛哭枝血天乎痛哉吾誰與相羊物
外耶世人重其畫吾則重其人兄亦知之否風流頓盡安得不為悲乎
昨夜夢見懶翁言似甚足樂此連生之言也既覺而思之此身亦非吾
有浮生萬事何足留念終當接袂去伴海上白鷗耳聊指泉

與李懶翁

與石峯別纔數旬遽奉訃問捫心擊拊殆不能已尤所恨者公幹之畫不
得不如裴子張為敵也君亦必為忝乎如何如何

大絹一簇各様金青等彩並付家奚致之西京須繪作背山臨溪舍
植以雜花脩竹千竿中開南軒廣其前除種石竹金線列怪石古盆
東偏奧室卷幔陳圖書千卷銅瓶插雀尾博山尊爇于棐几西
偏拓囱家小娘糝羹菜手漉潼醴注于仙爐吾則隱囊於堂中卧
看書而汝與在左右談笑俱着巾絛履道服不帶一縷香烟颺於

笛外仍以双鶴啄石苔山童擁箒掃花則人生事畢矣工託付於谷徽
公之同切望

與西山老師

聞飛錫向金剛尚宴息於妙香乎咄馬蹄間望仙山而不淂攀勞生
役役何時盡已先大夫視師如朋友僕亦通家舊也父兄手迹俱在公所
云王事若完當請東林倘師開堂振佛以候否
不倭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無可避之地穴鑿相攘日尋干戈
安淂以無諍三昧治之耶細思之則人我萬物皆空古人云衆生身同
太虛煩惱何處安脚以身自喻師以為何如須以誨之
仰聆大誨又以語錄畀之展玩累日淨躶躶赤洒洒後可把矣未知拈花
微笑去人何遠乎倒着門前刹竿矣
來樂道要亦費辭說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任性逍遙隨

緣放曠凢心已尽則聖亦何遠只恐無相之心託境而生也然解彼之後當
踐斯言師勿督過

與松雲大師

師似未達禪機也攝心不動何必淨盡諸緣然後為之朝市廛间隨處
可做矣吾聞一念照了一念之菩提也一念妄息一念之涅槃也但願此心
靜久則明明而已
楞加四卷乃初祖心印殊不可句而注家亦無深解何緣從文悟義
耶然讀之萬遍自可通曉恨吾國無板本以惠後學也今撤所藏
唐本以送可令幹僧鳩才以刊板玆亦善緣也

與海眼庚擇

余無執着須空也若不見性則祖師密語尽成外書若見性則魔
說狐禪皆為妙諦執則有人我〻之〻我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

中得兒之㦲

與桂娘

娘望月契琴而謳山鷓鴣胡不於閑處密地乃於尹碑前被鑒幽所覘污詩於三尺去思石此娘之過也晋故於僕寬㦲近亦奈禪石相思耿切

蓬山秋色方濃故與翩翩娘必笑惺惺翁負丘盟也當時若差一念則吾與娘交安得十年膠漆乎到今知秦淮海非夫而禪觀之持有益身心矣何時吐盡臨楮慨然

長書

與石洲書

在洛下得凡江都書信僕失官此時僕已戒轄出都門来价置而去歫不草復惟罪逋漫之罪安所逃乎僕餞家二日抵正卿永平

潭壑泉瀅溪山之勝不減昔年而所恨者金醑不起廢而入室醇酒滿
甕香蟻浮々恨不挹吾兄以大白侑之聞之必流饞涎也至今城辟有孤
竹荷谷詩清楚可咏又有子敏詩悤々不得和矣昌兩宿通溝踰斷
髮嶺遙見萬二千峯環峭拱揖如迓吾行游興翩々不自禁促馬入
長安寺日已曛矣釋道觀自湖南來稍解文與語甚適明朝携入
十王百川洞岩峭拔地骨立水激瀉楓枯參天行十五里抵灵源宿曉
向望高全峽東崖斷攀鐵絙僅陟小憩於松蘿道入萬瀑洞觀楊蓬
萊八大字筆勢飛躍可與此山爭雄回至鳴淵夕休於表訓寺主僧
曇裕設蒲供待明登真歇臺去藍步踏開心臺萬峰森在眼底不
可名狀其峻拔而仰然者若君之標秀特立其隗俄而頹然者若君之
醉倒玉山對此足以慰吾悵也是十七夜待月於正陽東樓朝飯圓通取
徑於獅子峯宿普德窟歷火龍潭 抵摩訶衍風泉杜檜徹曉磨

颼作響如笙鶴泠泠於雲表即由雲與登九井峯以雨不克上毗盧到
寂滅下視星門洞衆壑崢嶸如長風扇海濤二僧言自此下抵朴達
串可達於隱身金余沿磴屐排躡從白田而下繚曲行五里許亂石叢
立悍湍噴其中石皆作怪獸狀如欲相傳赤足蹋流而濟午息于紫月
庵庵正據內外山之間悉摠其勝蓋游人未嘗到也遂從南崖到佛頂臺
少選風雷起於中壑大雲千鋪腳底雷光閃閃轞轄儳不可頃睨俄歇
則千瀑快急於青壁若玉虹矯然奇抵楡岾則鄭生斗源踵至夜談
五更而睡留一日下山從百泉橋取途於迦葉洞宿于明波蓋三日浦舊所
慣歷爲直向臨瀛計不復游也翌日見崔東皐於邊城懽甚挽三日
留且問石洲今作何狀盡出其詩文以示觸目琳琅珠玉也曰訪沿山舊
踐則鄉耆宿俱持壺來媛腳太守又以妓樂侈之浩然有安居東
山之與焉以馬蹇淹五日故江陵外家枌榆謙不能謁已八年霜露之

惱倍切矣邑東有小塾甚亭于五六人閉戶讀書欲了殘年未知天從
人欲否海山壯游大略如斯當時若同兄弟則奚囊所收珠璧當富兄
閒之必大嘆狀亦大恨既也宦情灰冷世味荼苦靜處之樂甚於軒裳
豈背捨我所便而爲人役役耶惟是停雲之念結於中情地遠難聚
悵不能遣秋候漸遲幸好侍二萱親以畢養志

上許吏曹項書

須接邸報恭審晉長天官獨扐均俔士論翕然啟重宣宗社生靈之攸
賴敢不爲朋遊賀得人耶某忝在宗人之末其欲抃祝望之悵焉可量
我翁清忠敦朴俾有忠貞餘烈起家三十餘年官路上卿無一毫攀援
形勢之迹廉名淑行在人耳目主上簡自淵衷起擢冢宰豈非以勸厚
誠實之心素孚于輿情耶方今士論雖分貳人材渺然而居上者或未免
自任之誚致令介士納履出夫彈冠魚目混珠之歎至此尤極公翁素無

偏黨衛鏡不頗幸法了翁平舟之訓每爲時議所攣拔隨揀才
非一國盡在門下則非徒國家受福善類知庶而吾門忠直之風須
振於今日豈不盛哉至於屈己徇人苟合持祿以美官自享其身如流
俗之爲翁必不肯也如事不可易辨則奉身勇退毋自玷污是亦上
計他日結局未善一敗瓦裂則雖欲悔之臍可噬乎願翁自愛毋以
羈祿爲榮上念祖先遺訓下爲身謀千萬耿祈門下一二少年本
非端良之士往來謅媚弄出偏開則所傷於翁必厚慎無與深談俾勿
干於注擬與聞附炎特甚他日負翁之際當念鄙言也區區愛翁之
深不覺枉觸幸勿督過如何

與金甥正卿書

見手滋如挹芝宇況承慰問切至欣感交并官爵是外物一弃奚病儻
之平生爲裕甫所毀了若甚多須自湖南届全州則裕甫遞丁母憂初

袁處事縱曰頗甚未盡外客安從而知之乎有人毀裕甫者引僕爲訂
洛下人初見僕爭問其由裕甫嘗陷我以在服不謹則其初袁用印證
出官物濫杖下人等事我縱目覩豈可掛諸口吻有若報復者然是以
問者百人倡皆以不能知荅之用是致疑於僕遂謂今反相結至參我讒
訟云則寃孰甚焉眷吾聞此言而未諳則在僕初無是事固當自辨
裕甫之迫問齊宋二家亦豈僕勸而爲之乎見忤之端寔出於茲厥後
兄家結婚於內賤隷發人承裕甫旨欲間冢宰於上造出謗書搆諸
貴人遂起紛撓之端其致疑固其所也今士大夫姻家新婦之季父
不敢以謗書通于其姑舅閫中蔽遮之地乎久則自當釋然聊不與
辨僕素不喜榮官今得一事自罷秋而乍收近當一爲往訪仙山仍爲
東還討此時君若在潭墅則過宿發霄劇談今古篭頭潼醴可以
餉不飮客而石窌沙鼈足以供柴者須掃風軒以俟終不負約

答許新昌書

不佞之郡日抵境有一老女攜然持山果一筐號道左問之則居民劉方也問來謁之由曰許新昌奴也太守姓許得無我主人翁同宗否故以此來饋不佞笑而受之渠自是數來見衙軒時飲之以酒或問以獘瘼則宗盡無諱固喜其愚而賞其直戶役之可蠲者時特免之丈之書又辱以加恤不待示諭已自盡力矧書中諄復予儻治無善狀朝夕待劾即以殺去歲來謗言薰天得一事可以罷去東海舊業已盡荒廢切欲趂秋回駕爲料理計詎可戀此逆旅自撤莬裘乎鷄肋何物能令季鷹遠遁識非丈夫矣客歲陽陵公初長均役心切憂之陳書以譬則陽陵面是而內實不然近日作事悖憒憒又與當路者甚密一二少年從而眩亂之不出數年當見其債丈以厚分密戚不可垂涎以道之否及今退去則猶可及止若更留戀厚積其過恐上辱先訓爲吾門羞也陽陵常視不

倖如昆季情厚悉至知而不言是負心也丈勿以言狂訐适為一論上十
分是祝

答錦溪正書

連承頒問方切感幸又辱以書譬解曲至非情之極安得有此僕之
病非假也自季秋中寒頗甚肺熱挾痰火心忡々若有恐懼夜不能寐
食飲頓減勉強馳崇必有顛踣之患調治累月乃可復常豈以一個臺
工之故厚廢國事為自避計耶是不然是不然璿源纂錄是何等事耶
當事者苟任意情低昂使非璿派者混載而當錄者反遺則祖宗在上之
靈以為何如耶主上不以臣為無狀俾得纂預校之列諸派偏摩種々姓訛之
處雖不得一々諟正至於僞狀昭著不可掩覆者只憑渠單之悉許曲為之
芘必欲載錄是上辱祖宗也揆諸臣子分誼固不敢為忍矣懷安之配金氏
載在健元陵碑文安氏之後娶黃氏又娶琴氏似無是理設或有違禁

竊娶之事非朝廷所知又冥敢以嫡出自處耶且所持文記稱列聖俱許
甄錄云其差謬之迹不一而足所最可摘者弘治元年三月都承旨臣
許琮次知啓依允云琮其時已爲崇政吏曹判書以接董圭峰在義州
安得屈爲知申事乎又曰嘉靖十二年四月日右承旨臣金正國次知依允
正國已於正德己卯由黃海監司罷官故田當時禁錮正廢一時被黜之矣
士無一得解者正旺安得獨先復官乎其稱全州府尹金光軫乃儀外祖
第也丁未年爲府尹一家老儀至今有生者亦非十二年莅其府者大蘇
爲據者全州人故熟正旺之善爲承旨光軫之能爲府尹而擧其名杜撰
之也與於得知者可破其奸也况順寧眷家賤孫事元本是蘇其端是
大不妥錦山之力爭固其所也使儀當之決不可刺去血屬以絶天理是而忍
爲則孰不可忍也二品宗宰四十之後呼有財五寸寡嫂爲娘〻以兒子自
處固有人訟又從奪其嗣息使不得錄於玉牒古今天下安有如此至冤乎

足下之見拘於常法僕等之爭出於天理先王因理而制法未有悖天理而能爲法者也錦山不出則吾亦無行公之勢足下量之更有以復我否

與李大中書

足下以高才重望厚結主知一時士類咸仰其風彩爭願出於門下如僕之早辱奬愛者宜不敢自外力蘄齒牙吹噓而區區守分知足之心切有瀕陳於左右者誠垂聽焉僕早失嚴訓母兄嬌愛之不知誨勅任誕自放淫湛於里社中茶肆酒坊靡不出入人見之者固已相輕稍長所習乃小技不足取嘲哂抉剔務快人耳目不自覺其陷於輕薄不幸早決科以爲秀名可俯拾揚袂得意唐突觸忤積成釁過傷覩固已眈眈矣頃因大侄與李家婚媾逢此之怒必欲甘心搆出飛語陷僕不於不測之地群憎唱和遂成口實十餘年來所至招謗如山屢起屢仆自分永棄於世其視顯躋歇歷若登天然亟掃門絶軌跌宕於文史祿則爲貧而已以是旧相識者若柄權要則一切不

相聞問蓋蓄其辱先訓墜家聲不敢列於兵士大夫也足下佐銓之日抑
嘗共禹卿惜某之才力欲汲引遊爲當軸者所嫉二兄亦且不保其位相
繼補外僕亦落战東故此自僕數奇然他何怨尤今足下又將挽致於承明
金馬著作之庭欲令獻納論事以補聖治之萬一意甚懇至其厚我愛我之
恩僕已銘骨鏤肝不敢忘也然僕之平生材之已熟譬猶江魚野鳥不可以
池沼籠劍今以疎遠之蹤逼側於從聯之末稱情崖兒不習便媚一語干冒
便落千仞當下后加膏之際雖兄單百人難以引緩相救劉輿之膩亦將汚
於知己者豈不大可懼哉僕家窶兄老不能決去唯欲得一小郡爲妻孥
餬口計無以讀書爲暮年酬應之資兄若愛惜須力言於持柄者借一麾
以出則恩孰大焉此言出於悃愊非飾辭也
辱惠書復旨意勤懇甚愧才待旧之情藹然於言表主復數四不覺繼
之以涕嗟嗟僕何以得此於左右固當結綬彈冠爲知己者死他尚何論雖

然僕不幸厚罹謗毁〻者一人足以破百譽之口況毁者通一國而譽者僅兒
單數人從使名玷薦書身蹈迹列邑槖封事安保其不踵至者耶若
時詡以久屈爲可怜黽勉以一官榮之周旋彌縫俾免顚沛當其呼唱出
入之時不相善者從而嗤点之曰是夫也嘗以無淑行見斥鐀刺何人而
得美官耶云則其辱有甚於白簡況僕言輕量狹不忍容忍使侍講
帷或參言地則𢧐告科學之際動必得戾於君相大則竄殛小則削黜
可持卷而待合也竊恐累及於汲引者無益於清時僕之所深憂者
也東陰有一婦短而青稍能女紅早嫁喪其夫宗黨勸其再婚十年不肯
及至暮歲爲人所誘改適則夫人不悵又失姑意未數月出而還家自悔
其毁節僕之今日誠惧其如陰婦也使僕有負郭田數頃豈肯低顔
下邑於諸貴之間苟沾寸祿爲保妻子計耶聞洪陽有缺幸言無判俾
獲忝擬勿以非分相屬十分祝望

再復書辭旨尤懇足下至誠惻怛萬倍恒人此生此恩粉骨何酬昨日
政府翹待洪陽之命德甫來言鄙名出於掄討之擬以參錄人有權考
書望而姑停云僕聞之尤甚不樂終夜耿耿不寐也僕之力避顯路其情
曲已悉於前二書今不更加喋喋抑有一事不敢吐諸口今已迫十分地頭
終不能嘿兄試採吾言焉僕家不幸與宮掖聯姻姻貴又家寵者
須年蜚語射影欲中僕以危法者其言無所不至外廷諸臣諒僕無
他雖不相善者亦以必無是事至於內間則邃密秘嚴安知攀緣者
入讒孔極而僕家不能悉其情耶以此處世若孤雛之集顛木不敢保
朝夕安覩其榮顯乎不然朱衣引道銀碑前踞容與乎珍全閑館出
入乎金馬銅龍豈是惡事而固欲求錢穀冗吏耶乃出於大不得已
也方今國事可謂大可憂也而兄輩徒恃君相之不知復他念晏然於
積薪厝火之上其危有甚於僕尚不自知僕已灼見其形乃欲引之同

入於深涵雖極愚魯豈肯握手聯袂駢就禍窟耶願兄自愛勿以鄙爲念幸有閑邑之缺力共擬差兄亦翩然鴻矯勿戀衆福則長無繒弋之虞矣如其不能決正勸首揆即以封儲奏于朝廣佈上類遍諸臺閣開誠心布公道爲世開太平之基則有喬松之壽盤石之安而簡冊亦有光矣狂顛干冒罪合萬死

與成德甫書

昨蒙枉訪方欲披露情悃以達於高聽而兒輩皆至不免拚一場閑話終夜耿耿晨候則已駕首矣大中之方相吹噓情則厚矣不能諒僕之平生三書以叩其聽適足是不過借手於兄也兄比陰朝夕相過從講之爛熟勿爲此公所曉千萬幸甚方今之事無大小皆出於首揆首揆之待僕不可測也數君子乃欲連越其意安其汲引是雖出於相愛而恐終至於狼狽也頃者汾陰公言於僕曰首揆

奇君之才欲置諸論思之地僕曰家兄素不善於首揆而首揆擢薦於玉署金華則人將謂背兄附勢決不願爲汾陰語塞此僕之本情然也兄悃愊誠心必諒此心即聞真珠大使捐館云此府近於外鄉枌榆江山明麗訟簡民醇池閣可以逍遙欲佩銅章爲六載吏隱人或言山鬼作妖不利於太守僕素事普化君驅雷符諸神以驅之何物魍魎敢以要人耶專決在兄之口愼毋撓改如何

荅崔汾陰書

郊外握別情厚款勤追思晤語不敢暫忘到州十三日郵吏以京報及手札致之則審於五月初六日以臺劾見罷不覺失笑先君子宰是府十三日而遞不肖又如是此殆真宰擺弄矣夫豈人謀僕疇於世以爲死生得喪不足芥滯於心稍從老佛者流托以自遣既久不覺沉溺尤好以典觀其達見峽決河潰而文字惝恍杳冥如飛龍乘雲

莫辨其尾聲低介讀之渺然神遊八極之表常以為不讀此書
幾乎虛過一生參尋研究洞盡底蘊則心性自然明了若有所
悟時取少所學四字濂洛之說較其說心性處異同之見真僞相
徑辨析論騰頗有自得至著書以明其趣所謂妄佛似必指此
僕見忤當世屢以污蔑見勍不動一毫豈肯以此而傷吾神乎況
與郭公同入諫書所謂李杜齊名死又何恨者也兄與大中德甫
初欲通頭踏者毋乃不料事機耶董漫不容而乃許玉堂天上字

與任子正書

伴人朴金來得本月十七日邸報有來岩公請罪首揆疏展看之
際方食不覺噴飯起立擊節嗟歎天下有此士善類足以吐
氣去年冬兄欲為此事僕力止之者誠以吾輩素無重名一作
此舉則國家棄之如孤雛腐鼠且將不利於大事跑勉而休今

者此公能為吾輩所不敢為其忠節慷慨豈下於古烈士耶彼亦扶持重望言足以震動一時決死爭之論快則有之第恐縣官激怒緣此而有過舉其身之不保又波及於士林終必至於不忍言者思之至此不寒而慄然聖上公明雖亟徙閑閙豈肯徇左腹以傷言者必不然矣兄平日常不滿此公摘瑕頗甚儻以為論士當取大者不必捃摭小故以為賢者之過也兄輩頗不以為然今日事柳何如耶譬如長江大河沛然朝宗雖百里一曲何害其洪乎兄須勿以為知人而讓此着於不妄可也州務甚殷終日牒訴如雨猶不廢我嘯詠時對西山爽氣亦拄笏於頰耳

荅任子正書

吾東無祿先王奄棄群臣攀髯之痛內外罔殊況不佞厚辱眷獎終始拯濟得有今日秋毫皆恩德者耶大明繼照萬方更

始哀慶相仍憫悅雖優且審見去騎省就言諸此正君子得輿之日
初政賁襄寔在耳目之臣見其端力効忠勿負所學如何臨庶
人自速其敗須日配于珍島來往于州竊覵其所爲殊不類人吾
軍之前歲所煎念者乃過憂也焉有掛孝者對人喫酒談妓
宴輿馬之事吃々不離口而能爲非常之事之理乎此是樂禍僥
福者從史之致可發一笑未審公已抵洛下云想見亦往見其爲
人其議論風采協於所聞耶此公風節岩々壁立有非獨世人所
可企及至於其徒未必盡善以兄之泓識不待鄙言而已自洞見
然數則親々則溺々則不期同而自同也其威之敬慕如卷中人可矣
天朝之事議常未妥遠州吏不能詳未堪杞憂深恐亟往社
售奸計以敗大事兄軍當局者亦慮及此否進香上去在月念
之間奉展伊邇

與趙持世書

使留拜大教是信朋友之道讀之感愧交并僕之前書聊戲耳見過信而憂之意僕寧有此計僕雖拙愚妄豈有厚被人言終欲遂非之理耶僕平生受謗之道凡三俱有疑似之迹當初峴山之謗裕甫雖以大侄婚事憎我而搆煽眩亂人聽若使僕不准凡迹不過漢上則雖百裕甫若我何至於齊相之事僕未免有所失焉僕之於齊相情誼拙密其時些少行言先吉於相以自解則必不至疑阻乃激於匪人展轉誑惑終觸其怒賴僕初無是事故得自解脫不然則禍豈至於一然否退思則悔舌輒捫矣今歲之言以僕常出入不當往之地其家固常疑我及其跳出遂當我進香之日故其夫黨熱乎日相泥之迹煽出言根是亦自招其謗也何怨乎人哉僕屢躓於世宦情灰冷已卜於遇山之陽爲百歲菟裘丹崖桂樹之陰濯足之清泉散髮岩留酌仙液以自陶當此時若得一謳若

唱郭景純游仙詩以侑之豈不人間大快事也念及此悔失竒貨矣

奉上家兄書

秋候漸凉伏惟攝養益軫每任係慕之懷弟迄以善罷深協所願當即還就華下以拚萎被之懽而厚被齒舌所困思欲遠遁以消磨之次意南行回睇北天情懷益愴到扶寧主倅沈君安頓于城內吏家日給肉粟晨夕來訪有求輒應心安身便唯以書史自娛寔慾界之清都回視昔日宦途中汨沒相去奚啻天壤哉邊山南麓有愚礒谷其中沃衍有泉石佳致携二李往卜宅基松篁叢蔚洞壑窈窕寔隱者之所盤旋也地且海濱富魚蝦之産煮塩板穀之歲不能殺人沈君募工伐木已構數間於溪上墅姿此間可了殘年况距京洛纔五日程而無大坂峻嶺洪河以間之看雲之念若切則第當一馬往赴豈不便於事乎弟不幸初見斥於瑩仲中爲一松相所惡時

單之相厚者固已云與吾儕同其議論及于正佐銓之日乃為士薰所罷彼流不知弟之欲去州而徒求其迹方必鼓掌而喜曰某非南人而素與我同心恩也此辱甚於腐刑而不幸當之殊可憤也前月于正書言叙命下則時議欲以玉堂處之者良亦以此弟白首落拓榮官之念已灰詎肯為人牽頂屈從年少後尚一官以自矜寵乎西笑之望得此尤絶使迫不盡所懷

與鄭大諫書

僕不幸見忤時貴者甚多呑舌不敢辨誠以毀譽使然任天命而無可奈何矣今者迫進之患罟又出於意表雖可置一喙而辨之不爲回心是何牢執至此耶樓之初搆在海城則嗣而重修者豈有撤其詩之理乎記文及次韻詩俱在鄙集中伯進見亦不之信以爲追作而後其怒是何待僕之淺尠耶僕雖鴑粗知萬物之皆塵背眈軒裳

擬在下張
此是與柳
侍御書下
段

若見此詩則必知傳者之妄矣但此詩之達於彼誠無甚踈吾亦不知訏所出也宋公若無奔父之事雖有百篇刺譏之詩何傷於身乎若有一毫未盡則雖家置一喙市列千金以自明而自雪若登天然不可得矣僕之詩奚足爲輕重乎君子但當自修而已衆口如川一力不可防若以誣己者輒欲中傷之則不已勞乎願兄詳知此情善辭而解紛不勝幸甚

答鄭生書

昨以齋事宿于衙門值兄辱訪不獲面討悵悵不已來示來启事不滿一笑僕之於來启無一面之交而素不滿其人只以頃年討柳之疏差强人意故與子正書及之非欲附會其論也樂府所載柳揭存乎其中鴻鵠無翼浮雲蔽日云者亦指當日事其比之伊呂者詩人反言例如是也何足怪僕平生自忖以熟雖一家人誣

論亦不苟同其視荣官若浮苴泛梗然若欲鑽進則自求之於
自家何必遠徬新交以厚貽人笑罵耶 任事之相親非獨今日
其欲汲引正怜我流落栖遲豈曰設論心事之相同乎任之用于愼
鳴益人無間言獨疑於僕寬孰甚焉夫巳氏以毁板事妬怒不得
逞吹毛覓疵無所不至此言雖巧人誰信之来岩雖有人議自是
岩穴間介士交之者不附會其論則異是傷焉彼所附托而婢膝
奴顏者是何家耶而敢呶呶毁人之交某親某也如使僕出入於權
門則彼將何以藉口耶年來胥脚甚頑供職之外省兄亦不得
數數欲解仇人之怒伺候諂笑懶顏不敢為矣設或往其门遺禹水
書之辱也必矣故茲負勤教耳只此不旣

荅李生書

辱惠書詢以不朽大業甚盛心也而僕之謭陋何足以揚搉萬一乎

接左上張兒劇陷於自欺之地乎追山郡豪家之死其諸子孫謀所以中僕者千計
此豈無非萬方凡樓題有鄙名者悉撤去之海城及柳宗判永吉朴黃州東說
大詠書等詩俱毀棄之訴於三家故伯進信先入之言結而不解前日花潭書
中段院上梁文以不佞佞佛命去僕名而以家兄名代書者所以報怨也斯
豈君子之用心耶詩板毀撤之禍流于士林者明有前驗僕安庸稍
知國朝以來舊事詎更效金季昷宰甫之尤以自蹈奇禍耶承宣公
議之間有下高下通塞有命伯進安敢自專乎僕四十已為上大夫
官是少司寇比諸茶園玄亭所得已多掛冠鴻囊當享物外清
福向人喉下媚語以自解吾不忍為也然切勿使伯進知之恐益增其怒罵也

與柳侍御書

昨辱軒騎以兄方在醉鄉故不得畢其說焉形諸簡牘以涉大煩
而言蕘其端豈可終嘿兄其試聽之癸卯歲罷官游風岳路抵鐵

原宿于豐田北二里民家有一老婦邀入其店房室甚潔鋪設亦
楚々怪而詢之婦言世居鄉校洞布前廊後其夫劉世英出入於僕
外家詳知先世事且能呼婢僕之名問何以居此婦蹙頞曰壬辰歲
從夫侍姑避兵于此賊乘夜猝至夫蒼黃負姑而出伏於林藪逢賊
斃於一刃有兒子啼於草間驅而去及曉血肉狼戾手掘而坎瘞之
因依土民明年賊退鳩人改窆遂賣酒而生活下無宗黨遂寓此
而以春秋祀二墳將以終吾身矣僕問兒終不返乎婦曰癸巳從王
子出來今在一官尚不來省我矣僕感其事作老客婦怨一
篇々首有東州城東寒日曛寶蓋山高帶夕雲之語者誤
以為指斥宋公傳播於人也宋公之日夜切齒於僕必欲甘心者
寔以此也因同時避兵人聞宋公遭變之事曲折甚詳是不過
逢賊顛沛失其父之所在及回來則賊已害之終無可奈何被

然竊怪生之間不及於先秦漢唐所稱大家作者彿諄々吾東是
何畢論耶吾東僻在海隅唐以上文獻追如雖乙支真德之詩彙
在史家不敢信其果出於其手也及羅季孤雲學士始大厥言以今
觀之文俳以萎詩粗以弱使在許鄭間亦形其醜乃欲使盛唐筆
其工耶麗代知常之竊一斑亦晚季中穠麗者仁老奎報或清
奇陳澕洪侃亦腴艶而但不出長公度內耳及至益齋倡始稼牧
繼躅圃陶惕季葉名家逮囯初三峰陽村獨擅其名文章至
是始可稱達追琢炳烺是曰丕彰而中興之芳文靖爲鉅焉中間
金文簡得圃陽之緖人謂大家只恨文竅之透不高其後容齋相
詩入申鄭亦瞠乎其後蘇相又力振之茲擬公使生中囯則詎盡
下於康李二公乎當今之業文推崔東皐詩推李益之俱是千
年以來絶調而儕類中汝章甚婉亮子敬甚閎伉此外則不能

知也文章雖曰小技無學力無識見無功程不可臻其極所臻雖有
大小高下及其妙則一也我東人不博古故無學力不就師故無識見
不溫習故無功程無此三者而妄自標榜以為可軼古人名於後世吾
不敢信也僕十二失嚴訓母兄憐愛不加督責稍長見有習科業者
從而效之遂有速化之心讀六經諸史略通已解大義不肯体認沉潛
豪騁妄膽一日誦數萬言口角瀾翻人以為聰捷絶倫僕亦自誇詡
不知問學及文章初不在於記覽之富也仲兄自謫還始教以古文之
從西崖相學詩從蓀谷學方知文章之径在是不在彼稍欲入門
為俗累所牽出既聯擢巍第以跡隽少捡擯於世遂杜門盡其業
于今十有六年所成就吾不敢知雖清厲深堀獨造為宗者少遜
於儕流而包函蘊蓄信手拈來行所當行止所當止沛然如巨浸
稽天貝宮蜃闕或間以蠔山鰻屋亦不廢其鉅者此諸數子頗有

寸長知識者之見許否雖然吾無師友淵源之傳又安得有此字兄
姊之文得於家庭而先大夫少學於介齋介齋之師成虛白俔學於
其兄伉及金乖崖守温二公皆柳泰齋之弟子柳公是文請公得
意門人文請游學上國翱翔禁林久在虞道園歐陽圭齋門下
被其奬詡至有衣鉢海外傳之語圭齋江西人親事文與諸公
耳熟后湖誠齋遺訓而臨川南豐六一山谷四老之烈尚甬班班以
是學業傳受于枚老吾東文事之稍覩源委者悉由枚老之
東還豈不韙哉汝章先人學于駱峰駱峰容齋之所推奬
而子敬又其曾孫亦家學以蔭者申李二公俱得佔畢餘學而
佔畢之父師冶隱冶隱師陽村兄弟而枚老又其師也亦同出於斷
凡爲詩文者畔此而別立門户者非妄則僭也米書稱崔白二家
在唐亦可名家而恨境狹耳所云鵝溪霽峰則僕未嘗覩

其全集焉敢容喙哉方赴秋官謝叙當閑呼促草〻奉覆
不盡欲言容更面既不具

記

愛日堂記

江陵府之三十里有沙村東臨大海北眺五臺青鶴菩賢等諸山大川一派出百孱山而注于村中環川而居者上下數十里殆數百家皆依兩崖而面川開戶川東之山逶迤從臺而來蜿蜒如龍至海陡起爲沙火山戍戍之下舊有大石當川之潰港蛟伏其底焉嘉靖辛酉秋蛟決其石去分兩段而呀如爲門後人號曰蛟門岩稍南有一阜當中名曰雙閑亭府人朴公達朴遂良之所游故以名之其山形水勢欹斜而沉深氣扶輿滃故其中多産異人焉余之外王父參判公擇地之宜近於海者搆堂其上晨起拓窓則可見日出而公方侍慈親當喜懼之年故以愛日而扁之吳黃門希孟以大願願之韻龔太史用卿作詩以咏一時諸名人無不屬和堂由是而擅名江陵也壬辰

秋余侍母夫人避賊自北方舟泊于蛟山掃堂而居之蓋去外王父捐館之歲今四十三寒暑也庭除不薙而野蔓榛翳羅生檐蔚垣藩圮缺屋宇將挫屋圻壁剝詩板半無存者雨漏汚梁桶或有朽者窓櫳戶牖有壞敗者母夫人為之哭涕余亟督奴隷糞其穢捅其蕪而洒掃以處之噫先祖之費力經營為奉先之所者如是勤渠而後孫衰弱不能庇數椽之室將至頹廢其罪大矣余雖不敏遷侍老母嗣守玆堂其愛日之念豈啻於先祖乎惟當竭力量心拮据苟安俾安母夫人之志俾修先祖之業優游安處以終吾世則庶幾下從外王父於九原也歟遂記之以示後人云

盤谷書院記

沙村之西十里兩山合而川流滙其中上有幽谷壽然而窈深清湍錦石映帶於上下入谷不一里有崖石當川之東水激而成瀑飛

沫塵滃鮮殷殷如雷楓杉松櫪蒼天蔽日其森邃請爽可合遊人之
栖遲也余外舅直長公作舍居之名曰盤谷書院公倜儻有奇氣
力學富有詞章屢屈於南省常有物外志欲效向子平而以親
老未果及失怙恃乃棄官為五嶽之遊深悟禪機透見性源一年
過半往金剛山而雖在家亦以韵釋一二自隨時為兇所睢之行以玩
世世之人不知而譏笑之亦不恤心獨喜自負也晚年搆此院陳圖書
千卷架慱其中作詩以自娛年八十而終人或以為化去云公之冢嗣
君嗣居之一日拉余以遊則夾澗桃對百餘株花半落錦浪滔滔而幽
芳野卉蔥蒨可愛好鳥下上於林間嚶嚶鳴百般似弄遊人松陰布地
承以苔毯兄為設醴肴令待妾謳以侑之少醺碣石而濯足睎奚
陽崖俯仰天地浩浩有憑虛之思甚愉快也酒半余語兄曰皇天不
吊時方事干戈京國貴家失其先業流徙破産栖栖莫定厥

居者皆是而吾江陵人侄禍不酷邑里閭舍无一燹毀吾兄恪守先人遺業其啚籍器用无一汚失者且優游偃息樂以終年是雖祖先積累天所陰佑而吾兄之不替堂構爲良子孫者其出恒人萬萬也豈不韙耶兄喜曰然可爲我紀此語識之壁也余遂援筆載之

鼇淵寺古迹記

江陵府之南有大川川之南有鼇淵寺寺之後岡爲蓮花峯故老傳周元公之母蓮花夫人居于此故以名峯而寺則其故宅也寺之前有石池名曰養魚故老又言溟洲時有書生游學于此其室女有約其父母不知而將嫁之女以書授池中尺鯉致于生得諧其緣志輿地者信之載諸古迹箋曰或云咸東原傅霖也余竊疑之峯既以夫人名名之則寺之爲夫人家明矣寺搆於新羅則府尚

為東原京安得曰滇州而寺之中安有人平室女而居者乎況感公
國初勇臣原係府籍人亦安能及見麗初滇州時而稱之曰游學到此耶
其誣罔之端不一而訛以傳訛恨不得博攷掌故以破其惑也歲甲申春
寔罔鄭先生以方伯巡到平昌郡郡在東原京時屬于府故郡人至今
有言府之事者先生詢問故牒得故記於其首吏來示余乃知府事李
居仁所述文甚多其中載蓮花夫人事甚詳曰新羅時滇州為東原
京故留後官必以王子若宗戚大臣將相為之而凡事便宜行然陟黜所
隸郡縣有王弟元月郎者幼年來領其任留務聽佐貳者代理而平
花郎徒游戲於山水間一日稱登於所謂蓮花峰有處子兒甚殊浣
衣於石池郎悅而挑之處子不一曰妾士族也不可以奔郎若未婚可行婚
約而六禮迎之未晚矣妾已許身於郎誓不他從也郎許之自是
問遺不絶瓜滿郎歸鷄林半載无耗其父將嫁諸北坪家人子已

卞日矣夫人不敢白父母而心竊憂以死自定一日臨池想旧攄語池中所
養金鯉曰古有双鯉傳書之言伱受吾養多矣不可致吾意郎所
否忽有尺半金鯉跳出池側口呀呷似有諾者夫人異之裂衫袖書
曰妾不敢背約而父母之命將不得違郎若不棄盟好赴某日至則
猶可及已不然則妾當自尽以從郎也納之魚口中持以投大川鯉油
然而逝其翌曉元月郎送吏於閼川捉魚官索膾魚有金尺鯉在䇿
間官以似郎鯉耗擲振迅若有訴者俄吐沫涎外許中有素書異
而讀之乃夫人手迹郎即携書及鯉告于王王大異之放鯉于宮池
亟命一員大臣具彩帛偕郎馳往東京郎倍日并行僅及其期至
則留後以下諸官州父老皆會帝介盈延甚盛守门吏怪郎來傳
呌曰元月郎至矣留後官出迎則大臣從焉遂具以告主人止坪郎
已至大昌惡人止之夫人先一日稱疾不梳洗每折之不聽譴誨方至闻

郎之來候起理粧改服以出克諧秦晋之好一府人皆驚以爲神也夫人生二男長即周元公季即敬信王也方羅王之殂无嗣國人皆屬望周元其日大雨水閼川卒漲周元在川北不得渡三日國相曰天也遂立敬信以周元之當立不立封于江陵環六邑以奉之爲溟原郡王夫人就養于周元以其家爲招提王一年一來省焉四代國除爲溟州而新羅亡焉余覩此始悉養魚池故事若披雲見日益之府故老之間而撰輿地者之陋也余先妣乃周元之裔則夫人亦余之祖先也其敢久加以池人名而涵辱吾所自出乎曰備記以爲府之掌故云

慟哭軒記

余猶子寀者搆其室扁曰慟哭軒人皆大笑之曰世間可樂之事甚多矣何以哭爲室扁耶况哭者非哀之子則失恩婦也人甚惡聞其聲子獨犯人忌而揭其居何哉寀曰余背嗜而違俗好

者時嗜惟故吾好悲俗則欣欣故吾且戚戚至於富貴榮耀世
所喜者則吾棄之若浼惟視賤貧窮約而處之必欲事事而遠
之常擇世之所最惡者則无踰於哭故吾以顏吾之軒也余聞而
諗諸哭者曰夫哭亦有道矣蓋人之七情易動而感蘇者无哀若
也哀至則必哭而哀之來者亦多端故傷時事之不可為而慟哭者
賈太傅也悲素絲之失其質而哭者墨翟也歎歧路之東西而哭
者楊朱也途窮而哭者阮步兵也悲時命之不偶自放於人外而寓
情於哭者唐衢也之數子者皆有恨而哭非傷雉抱屈而屑屑效兒
女子之哭者也今之時比數子之時又可知矣國事日非士行日渝天
朋之背馳有甚於路歧之分而矣士之厄困者不啻於途窮皆有適
去人外之計若使數君子者目擊斯時則未知當作何如恨而將慟
哭之不暇皆欲抱石懷沙與彭咸屈大夫也寧室之扁以哭亦出乎茲

諸君毋哭其哭可也哭者唯而退因為記之以釋羣疑

醉鶴亭記

堂侄李君長卿寓居楊山之北前臨海水後以長松百餘株為藩垣樂其曠而出塵地之爽塏搆屋以燕處名之曰醉鶴亭余問其義君曰吾雖失業而未得田十餘畝於海上力耕而食之粗足饘粥以其羨釀酒而飲之吾素不能多飲飲輒醉則醺醺酣暢怡愉終日不知窮愁之胥乎念陶陶焉自適其適家養一鶴放之松林間清宵長戾辭戛戛聞于天余敲竹杖以呼則鶴必翩躚而至余前棐節而謳拍手以和則輒扣翼蹁躚以舞宛轉連軒逶迤低仰歌竟乃已當舞之時余心甚懽與醉於酒無異也古人慕樂天而曰醉白愛墨竹而曰醉墨吾少飲酒輒醉與夫飲者敵而又醉於舞鶴也若是則亭名以鶴不亦宜哉余曰吾聞命矣雖然酒者所以

忘憂也濫而爲酒池糟丘則夏商以亡焉鶴者所以貴潔伴閑也流而乘軒者三百則衛以之亂焉凡物之爲尤而辭於心者則亂有禍隨之今君之於酒與鶴毋乃好之篤而反招其咎也耶君曰否否不然此皆有國而司治牧者也不保邦卹民而惟酒鶴是耽宜其敗也阮籍劉伶雖居酒邊是以爲放達而林逋雖愛鶴亦足見其高曠矣足爲身害也秖益其過焉耳吾無民社之寄職事之縻吾不愛酒好鶴而誰愛好之耶余聞而退遂以此記亭云

凌波書室記

余除友李君劼氏宰龍安五載治有效彰屢綦盛擧稱藉湖南余固聞而艶之辛亥歲余罪徙咸山邊近其邑尤聞所不聞焉侯一日來訪余逢迎談語從容余偶及薦紳士官罷無所歛而自問侯官滿則何之侯曰吾有親在輦下當就省晨昏矣若此不滿意

則吾不惠先所啓吾先業在於楊根郡之南有上交岩岩斗臨大江
而負之山層峭反疊下壓湍瀨回旧基搆書屋其上欄楯窓楔悉面
於波上敞而臥則如舫諸積水中頫而瞰則泓渟澄澈可辨水底游
魚日影激射則清暉蕩漾於楯棟以膝聚之得於波為扁故名之
曰淩波書室江之北對龍門山彩翠烟嵐輝映於几席朝合異態
而峯嶂倒影於波中歷歷可校數東眺趨翼其山日出族雲霏靄
鮮霏莫可名狀前矚江郊十許里白沙青草瀠繞逕衍於眼
底而江上流自五全四郡舟楫之上下往来者必經于檻前風帆桑
檣出沒於烟濤杳靄之間若助其齊觀吾甚樂之枕倚而逍遙
容與賞岩花延畫凉楓霜红酣峯雪積玉則四時之景備矣牧牛
朝放賓鴈夕集飢漁火於盤灘流曉月於沙渚則昏曙朝合之观諒
矣且有五畝地力耕則可以饔粥吾於此婆娑晩境足矣宦祿真寄

爲耳何物臭腐敢角淹人乎余聞而喜曰僕可謂吳矣世之人醉於名利逐逐不止雖知罷免所敗而爲安日前不肯營退去之所雖或謂此境而溺於形勢之塗亦不之顧念者滔滔皆是其中稍解事者亦或以貴拙計拙而不克遂焉近世大夫士之顛頓狼狽者皆不出此三者其亦可悲也已今侯能起先業專勝境雖銅章在身而常有歸休之地拂衣則便享其清福甚矣於近世大夫士較著明矣雖然侯以循良馳名重書胡合下則其陞郡若府以高第入爲卿寺可執奏待也當是時雖欲退其可退耶若余稍解事而計拙貴且拙有志不退屢陷機穽其有愧於侯多矣微天幸赦之歸田則江之上爲先壠其返初服於松楸也路必出侯書室之下當艤舫岩上徘徊瞻佇爲侯詠主人來少客來多之句亦不負湖山清賞也侯聞而捧腹遂書以記之

巡軍府君廳記

庚戌冬余以殿試對讀官而往于中華兩司以為私交章請鞫是其說下于禁府初入之夕見同監諸邊將各以木削成男子勢問之則曰巡軍府君乃女人也深喜此故因者以是禱福余曰使死無知則已有知安敢戲為慢神瀆禮此為甚焉求以獲福不亦左乎既而就寢夢詣神宇則神年十六七姿容都雅不施粧上服紫綠襦下曳湊黃絶裙髻鬟無笄釵嚬蹙而坐斂容體曰大夫明智君子也向夕之言深愜妾意所以奉屈冀達幽冤余拜問神起拱令毋拜曰曰妾礪良大姓也永樂年間父為賫咨事家多媵侍妾十七未適人園花方盛與諸女侍看月於後庭夜三更獨寢於前軒有惡少踰垣攔而欲淫妾呼叫力掙惡少恐有覺拔刀刺腹踰南墻去其外即隣書生舍也迨明家人迹之血痕其墻甚

以爲生殺妾下巡軍獄三司雜治拷掠甚衆自誣服將結案
先一日妾見夢於妻官柳廷顯曰明日午有大烏蝶胥於判府
帽脚即蘖吏迹之則盜自獲也一宵遍於三司多官追明諸官
會以夢徵之則皆符焉怪而俟之及午果坐于判府事柳觀軟脚
遂命郎吏迹之得盜於馬市街蝶上其曲柄笠傳致于府一訊而承戮之
妾之仇復而書生之寃釋焉府人以爲神同俎豆而香火之于今二百年雖否
蒸不絶而桑中之辱日踵至焉妾深恥之死以爲啓是以獄係者不得理或久
滯至死皆妾憤之使然世人愚以傳愚不能改弃嗣悍矣今假大夫之明欲曉世
大夫其善辭又曰公厄重若恩護則南方家吉也余告辭曰敢不以明神所詔〻
之人乎遂起旖醒然悟噫其異歟亟以告同僚者咸曰然恚焚之諸將果相繼
既釋而吾亦南徙其亦徵也夫巡軍古禁府之名僕隷慣之至今稱巡
軍故名其神如是云

傳

張山人傳

張山人名漢雄不知何許人也自其祖三世業瘍醫其父嘗餌商陸能視鬼而役使之年九十八如四十許人出家去莫知所終臨行以二卷付之乃玉樞經及運化玄樞也山人受之讀數萬遍亦能呼召鬼神治瘧癘輒已之四十出家入智異山逢異人受煉魔法又讀修真十書坐空菴不食三年餘一日行峽中二僧隨之至林薄間有双虎出而伏迎山人叱之虎弭耳搖尾若乞命者山人自騎其一令二僧並跨其一至寺門虎伏而退去住山十八年而回至洛居興仁门外六十而皃不衰隣空有宅凶不可入其主請禳之山人夜詣之有神二人來謁曰吾門竈神也有妖蛇據之售其奸請誅之即指庭中大槐根山人呪水噴之有頃大蛇人面者目如鏡蜿蜒以出

不半日而斃人令焚之宅道清與人遊箭串捉魚山人擇死者
盛於水盆以巳藥投之魚更活洋洋然人試以死雉又以巳藥納
口中即有迅而活人皆怪之曰死人亦可甦否山人曰死人生而於其情
三魂七魄離宅舍者三年然方絶不可藥返之也山人謬為不解文而
文自好且稱崔眼夜不出而能於昏讀細字其他雜技戲於布施盛
酒紙甑搆火等事眩耀世人者不可紀卜人李和方有名山人常視
之常覌其實命有讖則山人輒改之言皆中和不敢賛一辞和曰山
人左右常有三百神衛之真異人也壬辰亂山人年七十四虜其家属
與諸僅一衲携杖五月入逍遥山語僧曰今年命當訖須焚炭之未
久賊至坐以受刃其血如白膏立不僵俄而大雷雨賊懼而去山僧茶
毗則瑞光矚天三晝夜得舍利七十二粒其大如芡实色紺碧藏之塔
中是年九月山人至江華鄭霸家霸不知其死留三日去自言往金

劉山明年方知其死人謂釼解也爾亦遇異人善占候風鑑像緯家言多奇中為僉郎不受或言其能役鬼早卒

南宮先生傳

先生名斗世居臨陂家故饒財雄於鄉自其祖父二世皆不肯推擇為吏斗獨以儒士弟子業起家年三十始中乙卯司馬有聲場屋間常以大信不約賦魁泮解人皆傳誦之斗伉倔自務慷慨忍敢為恃才豪橫於閭里倨不為禮於長吏縣上下俱側目於斗而積不敢發始先生移家輦下為進取計而留一妾於鄉墅每年秋耗斂經紀其務妾即兵家女而艷慧甚教以書計詠捷絕倫斗絕嬖之其在洛也則曠居累月故潛與斗之堂侄異姓者私戊午秋斗以事急還鄉未及一舍所日曛留僕從獨一騎馳至墅則已燃灯矣僕隸咸休中門洞啓見妾艷粧麗服竚於階而堂侄者踰東短垣足未

及地者半呎妾遷前摟抱斗忍怒而姑徐俟其終繫馬於外門柱
潛身蔽於障中以窺之二人者諸謔極褻將解衣并枕斗方衛
其窠靴暗裡摸壁則掛箙有二矢一弧遂開而注射先貫女胝腹
立潰其男驚起跣赴窓出又射之中脊斃斗欲告官以點汚門
户且離保長吏心即牽二屍埋於稻田瀆內即疾驅回洛遲明家
僕覺之意其與堂侄逃問侄家則亦莫知所之有庄奴窩斗毅
百許石常恐斗來則必死疑斗之殺二人尋其迹田瀆有膏沸於水
上鍾蔟之二屍俯仰焉即奔告妾家堯革告于令引男家證有宿
怨令與諸吏囚胥不快於斗俱喜而欲甘心以私嫌謀殺堂侄為案
械斗於都下五毒備慘擸至尼山斗之妻買幼女追至酧守者
夜脫械逃去天亮守者覺之踪不獲以其妻致縣並女瘐死獄
中陂池園田贓獲狼藉分析二仇家斗即入金直堂山落髮為僧

法名摠持戒行甚嚴過一臓仇家迹知之率吏士掩之其曉夢有山神告曰冤債至可亟去既覺急下山捕着至不獲而返斗向頭流山居双溪月餘聞名刹緇俗所湊集弃向太白山至宜寧野菴憩焉續有一僧至美秀年少解襟距堂廡睨曰君士族也何晚削乎俄曰性忍者少頃曰業儒而得一名也良久笑曰傷二人命負罪逃者蒺四言皆合斗大驚錯愕失措夜就其寢扣頭腹宗且請教甚恳少年僧曰我只解相人耳吾師多執相其人當傳某執或符呪或象緯或堪輿或推占隨其器誘掖之我業相法尚未造極安敢爲人師斗問師今焉在僧曰住茂朱雉裳山徐往則可見斗拜而退遲曙往候則已去矣即回錫到雉裳山環山伽藍殆數十區殆無異僧留一歲苦心采訪曾窮絶巓鳥迹所不到処搜覓三四周而不能得行以滿少年僧相詎悵然欲返忽到一処有川注於林薄間流出大枇杷斗

心欣然曰是中莫是仙師所居促步沿流可數里許仰覌一峰陡
起松杉翳日有素屋三楹倚崖而搆砌石爲室位置清塏攬衣徑
登其上則有一小童近問曰何方來斗揖曰捴持來叅仙師童闢扉
徧左闥子有老僧形如槁木披破衲出曰和尚風神瀟灑非恒人也曷
爲至斗跪曰愚魯無他技聞老師多藝欲行一方技以行世千里求師
而來適一歲方得摳衣幸進而教之長老曰山野須死之夫耳安有秘
耶斗百拜懇乞固拒之閉戶不出斗伏於廡下達曉々許至朔不休長
老視若无人趺坐入定不顧者三日斗愈不懈長老方鑒其誠開戶令
入室々大方丈只安一木杌凳並龕爲六谷鑰閉而掛一匕於龕在南窓
工懸板五六卷書而已長老熟視之笑曰君忍人也推朴不可訓他技
唯可以不死教之斗起拜曰是足矣奚用他爲長老曰凡諸方術必
先聚精神而後乃可成鍜煉魄飛神欲求仙蛻者乎聚精神自

不睡始係先不睡斗到此四日而長老不食飲惟童日一食黑豆末一合
了无饑疲色心已異之及承此誨至誠叢大願初夜坐到四更眼自合
忍而至曙第二夜昏倦不省事剋意堅忍三夜四夜倦困不能植坐
頭或撞於壁植猶忍過第七夜脫然朗悟精神自覺醒爽長老喜
曰君有許大忍力何事不可做乎因出二經授之曰伯陽參同契乃修
煉至訣仙家家上乘黃庭內外玉景經乃導氣煉臟至要亦道
家妙諦讀之萬遍自可悟解令日各誦十遍又曰大凡學飛昇
者斷除念頭安坐煉精氣神三寶令坎爲龍虎交濟成丹是大
捷徑而自非上智其宿稟不可猝爲君性朴固剛忍難以上乘訓
之姑先絕粒爲下學上達計也凡人之生稟精於五行故五臟各主
五行脾受土氣人之飲啖皆歸於脾胃雖以穀精強健无疾而乱
引於土終至於魄敗守地古之辟穀者皆謂此也君試先辟穀即

令斗日再食七日又一飯一粥七日减一粥更七日以粥晉飯過四七日
撤飯粥以巳閑工龕鑰取茶盒二個一黑豆末一黃精屑桃各一匙和
水餌之日再爲斗食膓素寬飢之殆不可忍身瘦體傷眼昏花不
辨物猶忍之服黑豆三七日忽若充然不思食即令餌栢葉胡麻遍
身生瘡疼不能忍又百日而脫肉生方如常長老喜曰君真利器也
但息慾念留三年讀二訣凡萬遍晉次洒然若有神會長老教以
數息旣又教之運氣〻〻已運矣遂以子午卯酉行六子秘訣呼吸道成
顏漸腴氣益爽萬念俱灰居六年長老曰君有道骨法當上升下此
則不失爲喬鏗矣欲念雖動地忍之凡念〻食非色一切妄想俱害
於真須空諸有靜以煉之曰空第二屋坐斗其中教以升降顚倒之
法口訣誦至斗依所訓兀然堅坐不動閉眼內視長老時其寒燠飢
飽以保持之一日覺自上腭如小李狀甘涎注舌上告長老長老令徐嚥

故腹中喜曰黍珠基立可運火候即掛三方鏡于壁植七星劍
二口於左右禹步呪祝巽以卻魔成道煉幾六朔丹田充盈若有金
彩蕤於臍下斗喜其將成欲速之心迸蕤黃芽不能制姹女爲火
上燒泥丸絶叫趍出長老以杖擊其頭曰噫甚不成也亟令斗安坐
降氣氣雖制伏而心冲冲終日不定長老歎曰曠世逢人教非不盡而
業障未除遂致顛敗君之命也吾何力焉因以藥茶飲之至七日心
方悟而氣不上炎長老曰君雖不成神胎亦可爲地上仙少加樽養
則以百之壽可享矣君命當有子洩精之竅已塞可服藥以通之
出二瓶赤桐子九嚥之斗請曰庸戇不任教自我命薄夫何恨焉
于侍師七歲于茲尙不知師之不虜幸賜其詳慰畢日尙往之誠
若何長老笑曰他人問之固不敢言君能忍者故告之辭我即上洛
大姓子太師韋之曾孫也生於宋熙寧二年十四有風癩父母不收

棄之林中夜有虎攬而置諸石室䑛〻乳其二子其旁終不害
意痛方極恨不速斃於其牙齒有草羅生於崖窾葉數根大
試洗而食之腹稍果食數月瘡漸損稍自起立遂多掘而頓食之
殆盡半山幾百日瘡恙脫遍生絲毛喜而強食之又百日身自擧
倏昇於峯巓既已愈其疾不詳故邑來踪方栖遑靡所之忽有一
僧過于峰下顧身就其途遮問曰此何山也僧曰此乃太白山而地係
眞殊府也近有寺否曰西峰有蘭若踪絕不嘗攀陟吾即飛至
其庵禪窓晝閉闃無人手闢廊户行到中窓有一老病僧擁
布褐隱几而喘幾死擡眼見之曰夜夢〻老相言傳我師秘書者
今當至相君面眞其人也起解囊出一函書授之曰讀此萬周其
義自見努力勿怠吾問其熟傳曰新羅義相大師入中原逢正陽
眞人授此書臨化囑我二百年後當有傳者應其讖可受持勉力

吾得所傳從此逝矣趺坐寂然而化吾即荼毗之得紺舍利百粒藏之塔中解函視之乃皇帝陰符及金碧龍虎經參同契黃庭內外經崔公入藥鏡胎息心印洞古定觀大通清靜等經就其庵栖居修煉魔鬼萬方來撓以不聞不見消之凡苦志十一年乃成神胎法當解去上帝命留此統東國三道諸神故留此五百餘年限滿則當上昇矣吾經歷數十人或氣過銳或太鈍或少忍力或緣淺或多慾念俱不能成若有成道者吾當舉授吾任上赴玉京而曠百年不得一人我塵緣未盡而然也斗典長老久同寢常怪其秘臍下寸地不許人見問其故欲覩之長老笑曰何容易耶見則恐驚君耳斗曰奚驚爲願一見長老解下包金光百道射於屋梁不能定視蒲伏於榻長老還包如故斗又曰師既治諸神何無一個未修覲者長老曰吾飛神而受其朝矣又請覲諸神曰可待明年

上元也至期長老出龕中衣緗戴八霞方山巾服七星日月繡花絛
圓青玉束獅帶穿五花紋履手持八角玉如意趺坐砌座上斗兩
侍童子隅立忽於座上獲檜各掛彩花燈俄而滿洞千萬樹俱各掛
花灯紅焰漲空如白晝有奇形怪狀之獸或熊虎或獅象或豹而双
脚或蛇形而翼或龍而無角或龍身馬頭或三角而人立決驟或人面
三眸者以百數又有象犛麀麟形者金目雪牙赭毛其霜蹄夭矯拏
攫以千許俱羅侍於左右又有金童玉女捧幢節數百人介戟具三
伏者千餘人環立座上衆香馥郁璫珮丁東續有青衫象簡佩水蒼
戴弁者二人鞠躬階下唱曰東方極高林廣霞紅暎山三大神君見有
三神俱頂紫金翠冠紫花玉帶端笏雲履佩釖珩者頎而皆長眉
目皆朗秀長老起立拱手三神皆再揖而退又唱曰蓬壺方丈圓嶠
祖洲瀛海等五洲真官見有五神各披方色花冠佩如前而俱頎秀長

老起立五神皆再拜而退又唱曰東南西海長雉廣野沃焦玄隴地肺
招真女几東華仙源琳宵等十島女官見有仙女十人俱戴花绒金
襪巾挿赤珠步搖珠翠玲瓏映其面不可正視服素練金鳳紋衫
絁翠羅襴膝長裙佩太乙靈符艶奕有電光穿綠花方底履傾長
而男子拜長老不起坐受之女官退又唱曰天印紫蓋金馬丹陵天梁
南壘穆洲等七道司命神將見有紅抹額挿羽衣袴褶綉花掩心金
搭肘佩矢方弧服手朱旻而俱獅形虎姿植赤髮金目亂鬚者揖
不拜退又唱曰丹山玄林蒼兵素泉赫野等五神所統山林藪澤巓瀆
城隍諸鬼伯鬼母俱見五大神將如七道神形者各領一隊百餘靈官
或短醜或長大或潔脩而雅或六臂四目者女或老醜或姸少者被
服俱隨方色列立四拜退為五隊長老命小童持小絳幡從北方
指東環南抵四立于中隊之前告曰諸靈俱會而魏州趙夫人來至

矣夀泉神出跳曰他以謫今降為人其代不來矣長老招廣霞
三真人至前謂曰卿單分理三方体上帝好生之德黎庶受卿澤
久矣今者厄會將至萬姓當罹其殃思所以拯之〻策耶三人者俱
跪啓曰誠如所諭昨者蓬萊治水大監自紫霞元君所來過紅睽山
言今在真九廣殿上侍上帝 有三島帝君道閻浮提三緯之民機
巧姦騙誑惑暴殄不惜福不畏天不孝不忠嫚神瀆鬼故借勾林洞
狸面大魔捲赤土之兵往勦之連兵七年國幸不亡三方之民十奪其
五六以警之臣等聞之亦皆心怵而大運所開何敢容力乎長老亦嗟
吁不已俄自中隊蒺炬一響四隊皆應擂鼓伐金以助之樹上燈〻落
地窅然幽谷太雲平鋪長老入房襆其冠脹明灯坐室中斗愕眙自
失者久之翌日招斗謂曰你既緣薄不合久于此其下山長髮餌黃精
拜北斗不殺婬盜不茹葷狗牛肉不陰害人則此地上仙行脩之不息

齊上昇矣黄庭衆同道家上乘誦持不解而度人經乃先君傳道之書玉樞經乃雷府諸神所尊佩之則鬼畏神欽此外陰心之要惟不欺為上凡人一念之善惡鬼神布列於左右皆先知之上帝降臨孔邇作一事糺錄之於斗宮報應之效捷於影響昧者褻之以為茫昧不足畏彼烏知蒼蒼之上有真宰者操其柄耶余忍心雖剛而慾念不除倘或不慎則一墮異趣曠劫受苦可不慎哉斗滯近而受其誨即告辭下山回視則無復人居焉轉展至臨陂則舊廬無遺址田畝皆再四易主又届洛下則故宅只有基柱礎縱橫於宿莽中忍淚而故常念有老家奴在海南富有田宅往投之而初不識焉久乃認為其主相持號慟空其居而處之為娶民家女生子女各一先生雖更立家業佩服師訓終始不少懈去隱于龍潭地擇深谷以居焉近雖裳冀再遇仙師許而數十年採黃精松葉食之神日益強積

髮不白步履如飛萬曆戊申秋僕罷公州家扶安先生自古阜
步訪於張郎因以四經奧旨受之且以遇師顛末詳言之如右先
生今年八十三而容若四十六七歲人視聽精力不少衰鸞瞳綠頰
脩然如瘦鶴或數日絶食不寐誦參同黃庭不輟輒曰毋陰行險
毋曰无鬼神行善積德絶慾煉念則上仙可立致鸞鶴不日下迎矣
不佞見先生飲啖食息如平人怪之先生曰吾初擬飛升而欲速棄
成吾師既許以地上仙勸脩則八百歲可期矣近日山中頗苦閑寂下
就人寰則无一個親知到處年少輩輕其老醜了无人間興味人
之欲久視者原爲樂事而情然无樂吾何用久爲以是不禁烟火
抱子弄孫以度餘年乘化歸盡以順天所賦也君有仙才道骨力行不
替眞仙去君何遠哉吾師昔許我以忍不能忍而至是忍之一字仙
家妙訣君亦慎持勿墜也留數旬拂衣辭去人言其還向龍潭云

外史氏曰傳言東人尚佛不尚道自羅逮鮮數千載未聞有一人得道仙去者其果徵哉然以余所覩南宮先生言之可異焉先生所師者果何人而得於相師者未必的然可信所說亦未必盡然要之影響之間也但以先生年皃看之非真能得道者耶耶能八十而若是彊健耶此又不可決以為實无是事也噫其奇哉我国僻在海外之遐峯之士如姜汝門安期而出岩石間乃有此異人果千百年俾先生一得遇之詎謂偏壤而无其人耶達道則仙昧道則凡傳所言者與耳食奚殊使先生毋望其速成弃妝炉鼎之敎則彼姜汝門安期亦何難拍肩而等夷之惟其不忍以敗垂成之功嗚呼惜哉

蔣生傳

蔣生不知何許人而乙丑年間往來都下以乞食為事問其名則曰吾亦不知問其父祖居住則曰父為密陽座首生我三歲而母沒父娶婢

妄譊蟲我庄奴之家十五奴為娶民女數歲婦死因流之湖南西巖十州今抵洛矣其兒甚都秀眉目如畫善談笑捷給尤工謳葉辭漫絶動人常被紫錦袂衣寒暑不易乞倡店姬廊廡不歷入慣交遇酒輙自引滿葉唱極其歡而去或於酒半效盲卜醉巫懶伎棄婦乞者老仍所為種種逼真又以面孔學十八羅漢无不或似又戲口作加篳箏琶鴻鵠鶖鶴鵝鸛等音雖変真贗夜作鷄鳴狗吠則隣鷄犬皆鳴吠焉胡則出乞於野市一日所獲幾三四斗炊飯凝升則撒他丐者故出則群乞兒尾之明日又如是人莫測其所為音遇樂工李漢家有一釵鬟學胡琴胡夕甚之熟一日失綴珠紫花鳳尾莫知所在蓋胡衕自上來有後年少調笑偎倚因而不見啼哭不止生曰嘻小兒何敢乃角額娘死泣夕留袖來翩然而去及夕招又鬟出逅還西街傍晷福西墻堊神廟門角以大帶縮懸之腰

纏於左臂有迅一踊飛入數重門時曛黑莫辨逕路候抵處會捷
上有二年少婦相逢相視大噱曰自裸上鑿嵌中出金珠羅綃甚
多襞所失鳳尾亦在焉年少自還之生曰二弟慎行之毋使世人瞰
吾跡也遂引還飛出土城送還其家明朝詣李家謝之則醉臥
齁齁人亦不知夜出也壬辰四月初吉賒酒數斗大醉攔街以舞唱
歌不綴殆夜倒於水標橋上遅明人見之死已久矣屍爛爲蟲恙
生翼飛去一夕皆盡唯衣襪在武人洪世熹者居于蓮花坊寔甚
之昵四月從李鎰防倭行至鳥嶺見生芒屩曳杖握手甚喜曰
吾家非死也向海東覓一國土去矣因曰君今年不合死有兵禍向
高林勿入水丁酉年慎毋南來或有公擠勿登山城言訖如飛而逝
須臾失所在洪果於金堂之戰憶此言奔上山得免丁酉七月以禁
軍在直致有旨於梧里相郝忘其哉回至星州爲賊所迫聞黃石

城有猶疾馳入城循衖命余少自狎游俠邪巷之諸讙甚親
悉覩其技噫其神矣即古所謂劍仙者流耶

論

遺才論

為國家者所與共理天職非才莫可也天之生才原為一代之用而其生之也不以貴望而豊其賦不以側陋而嗇其禀故古先哲辟知其然也或求之於草野之中或拔之於行伍或擇於降虜敗亡之將或擧賊或用莞庫士用之者咸適其宜而見用者亦各展其才囯以蒙福而治之日隆用此道也以天下之大猶慮其才之或遺兢兢然側席而思拊髀而歎柰何山林草澤懷寶不售者比比而英俊沉於下僚卒不得試其抱負者亦多有之信乎才之難盡得而用之亦難尽也我國地褊人才罕出蓋自昔而患之矣入我朝用人之途尤狹非世冑華望不得通顯仕而岩穴草茅之士則雖有奇才抑鬱不之用非科目進身不得躋高位而雖德業茂著終不躋卿相天

之賦才甫均也而以世胄科目限之宜乎常病其乏才也古今之遠且
久天下之廣未聞有孽出而棄其兵毋攺適而不用其才者我國則
不能毋賤與攺適者之子孫俱不齒仕路以區區之國介於兩虜之間
猶恐才之不為我用或不卜其濟事乃反自塞其路而自歎曰无才
无才何異適越北轅而不可使聞於隣國矣匹夫匹婦含冤而天為
之感傷況怨夫曠女半其国而欲致和氣者亦難矣古之兵才多出
於側微使當世用舍之法是范文正無相業而陳瓘潘良貴不得為
直臣司馬穰苴衛青之將王府之文卒不見用於世否天之生也而人
棄之是逆天也逆天而能祈天永命者未之有也為国者其奉天
而行之則景命亦可以迓續也

兵論

天下有无兵之国乎曰无有也国无兵則何以禦暴客也无禦暴之具

則国奚而自立君何以尊旨民安能一日奠其枕也曰天下有无兵之国也无兵而猶保數十年之久古今所無而我国是也然則无禦暴之具而猶有千乘之位者抑有術耶其无術也偶然也何謂偶然倭退而偶然不再來奴酋偶然不我侵北虜偶然不擾乎北鄙我得以无所憂玩時而愒日也其无兵者非无兵也兵少而不能用也兵少者軍政之不修也不能用者將卒之无其人也誠使嚴君政而擇帥臣上之人又能任信之専則十萬訓齊之師可以跳躍乎南北以張撻伐之威矣雖此不爲唯爲避退之計何也前朝王氏之日軍政最嚴朝士之未衣緋者卒隸親軍而宰相之子例受兵職館儒士亦許從軍內外正軍不問公私賤隸皆係尺籍將領則自兩府大臣以下各有所統中外大小諸將皆有親隨之兵平居厚其衣食而教鍊之有事則將卒相習如臂之使指故百萬之師一朝而辦雖順如蕭遜寧窮如金

山金始狠如撒禮塔衆如毛居敬沙刘開先生皆得而擊却之也今之地比王氏非加縮也民衆非加尠也惴惴然每以兵為恐誠不可曉也兵非徒胡士寧臣之子館儒士之不隷也典僕及下賤者皆謀落籍而兵官吏之剝軍以用者髓已竭矣平居厚其养臨乱責其死或有退北求生者刼虐使而驅諸死地其解散也决矣至於擇將必用善治民者治民與治兵法因不同况不能治民而徒善事左右者乎故一為將茫然无所措手足不望敵而先潰况况皆是嗚呼以將比而槩此軍謂之无兵可也國之為旺亦偶然也然則何以革此弊也如王氏制則兵可壯將可擇而國可為国矣雖然將臣聯萬衆在外名者鮮不有招人之謗致上之疑者兵强卒鍊餉儲胥蔽号令上與下相親而敵国畏之者一啓人主之疑端則不旋踵而身敗國隨危而亡矣以是觀之則治兵御將以自强其国者亦惟人主而已哉

政論

自古帝王之爲政也非獨自爲政也必以輔相之臣以助之輔相者得其人則天下國家之事可得而理此甚較著者堯舜禹湯之爲君必有臯稷益尹之佐然後可致雍熙之治況挽近世耶後世之君雖有願治者而恒患輔佐之无其人爲臣者雖抱負如古人而或患不遇或患其用不終毋怪乎政之不古而治日益卑豈非生民之不幸耶我國雖僻小有君臣焉有民社焉爲政者信法三代則其治雍熙之化也奚難哉吾觀英廟之任黃許可知也彼黃許者非佞者也非才臣也特以木訥強毅不面從君違者也當英廟時締構未完國事多可更革而二臣者不勉以王道徒以雅鎭爲高是豈能賛襄吁俞如益稷者乎然國賴以維持至于今者皆英廟力而稱二臣爲能佐也使如臯陶益稷者輔以爲政則其勳烈豈如是卑哉噫意先

王之政可謂明矣當時輔佐之臣不爲不多其眷而相信者文成公
李珥也其任專而責以事者柳成龍也二臣者亦可謂役者而才臣也
其委任責成之意非不至矣而卒莫之展者非其才不逮也物有
以害者也成龍當惶擾日其竭精悉智而或消或闕者時勢之有便
否也其用李舜臣一着乃中興大机而攻成龍者并罪舜臣其害于
国亦不豚繫也珥之困也試者以爲更貢案不便也列邑置額外兵不
當也輸粟受爵不宜也通庶孽不可也更築城堡不合也選兵後相逞
技之講磨求所以抗賊便民者不出此五者何也盖珥之先見已燭於數
十年之前雖知數者之施在平日爲苟簡而思患預防不得不更張故
犯衆忌而敢言之俗士寧於拘見以爲擾以爲不妥紛然甚戲宜其見之
不容而國之不可爲也能今之論力作珥元遺力而奉行此五者猶不及焉
是大可笑也先王勵精圖理之日二臣者從容得展其蘊而上從下奉元

異議則雖不必其回黙運而亦可捍外侮矣嘵嘵者蜂起嘷之必過亦乃已倘使嘉禑當之則必指為事二姓者而俾不得一日安於廊廟安得雍容雅鎮如英廟日也後世之无善治者率坐于是也然則如之何以可曰明以察其下信以任其臣斯二者足以容之而其終執其斷而已矣

官論

三代以後官濫而貟多者莫唐若也官濫則權分而位不尊貟多則祿費而事不集如是而有善治必无其理故李氏之不競職由於茲我朝官制法唐而尤濫且冗以天下之大猶有權分祿費之患矧僻小之邦耶愚不敢遠引以皇明制言之皇朝兩京所設五府治軍政六部治各務而宗人察院大理通政太常太僕光祿鴻臚等卿佐國子監詹事府翰林六科尚寶中書等官分蒞其事錦衣掌緹衛徼道而欠天太醫上林苑五城兵馬隸於禮兵部而已衙門止是貟亦不冗亦足以理天

下之事也我則不然除政府六書三司侍從之外衙門員數之濫且冗不
可殫言官宗戚一宗人足矣而有宗親儀賓宗簿等司掌財賄户部
裕矣而設濟用尚衣司贍等司典酒食一光祿優矣而有内資内贍禮
賓司導寺司宰司醞等司之分有刑書則不必掌隷院有軍資監則
不必分豐儲廣興二倉廟樂爲祀而捨太常別立樂院用特一也而有典
牲司畜二署甚至典設分二司醫樂分三處其他雜而複者亦難枚擧
而一司之官一色俱有二員多則十三四少不下六七其諸司各執所見如瞎
務賸於内資禮賓欲侵於司宰爭相衒智互受傳教諉書賂於奉行
故事以之而不集焉其司官不能一一揀差居多爲冗庸卻冗才者仰成於
胥吏卒然問其職掌則茫然不能對故位由是而不尊焉國事之日就
於紊紀綱之日墜於地權由是分而不能一祿由是費而不能供獘獘然皆趍
於衰末者冗非濫官之爲祟也向有議者欲汰冗官屢汰屢復卒不克終

其施是徒見其冗而不知衙门之多為巨患合衙门則其冗自簡矣我
之比中國猶一藩臬且如湖廣一省受禄者七百餘而我國濫官至於累
千衙门則五倍於中朝无怪其權分而禄費也為國家者其以唐
為戒而取法於皇朝則亦庶乎可也

豪民論

天下之所可畏者唯民而已民之可畏有甚於水火虎豹在上者方且狎
馴而虐使之抑獨何哉夫可與樂成而拘於所常見者循循然奉法役
於上者恒民也恒民不足畏也厲取之而剝膚椎髓竭其廬入地出以
供无供窮之求愁歎咄嗟咎其上者怨民也怨民不必畏也潛蹤屠
販之中陰畜異心睥睨天地間幸時之有故欲售其願者豪民也夫
豪民者大可畏也豪民伺國之釁覌事機之可乘奮臂一呼於壠畝
之上則彼怨民者聞聲而集不謀而同唱彼恒民者亦求其所以生

不得不鋤耰棘矜往從之以誅无道也秦之亡也以勝廣而漢氏之
亂亦因黃巾唐之衰而王仙芝黃巢乘之卒以此亡人國而後已是
皆厲民自養之咎而豪民得以乘其隙矣夫天之立司牧為養民也
非欲使一人恣睢於上以逞溪壑之慾矣彼秦漢以下之禍宜矣非不
幸也今我国不然地狹阨而人少民且呰窳齷齪无奇節俠氣故
平居雖無鉅人雋才出為世用而臨亂亦无有豪民悍卒倡亂首
為國患者其亦幸也雖然今之時與王氏時不同也前朝賦於民有
限而山澤之利與民共之通商而惠工又能量入為出使國有餘儲卒
有大兵大喪不加其賦其及季也猶患其三空焉我則不然以區區之民
其事神奉上之節與中国等而民之出賦五分則利歸公家纔一分其
餘狼戾於奸私焉且府無餘儲有事則一年或再賦而守宰之憑以
箕斂亦罔有紀極故民之愁怨有甚王氏之季上之人恬不知畏以為我

國无辜民也不幸而如甄萱弓裔者出吞其白梃則愁怨之民安保
其不從逆而歸梁六合之彭可蹈足須也為民牧者均知可畏之形與臾
其弦轍則猶可及也

金宗直論

天下有私其利而竊其名者而世以為君子者則人信之否曰吾未之信
也何以未斯信之耶以為私欲以為窃欲則雖出於道德仁義亦未免
假為况利與名欲既已私其利而窃其名以誣一世自享其榮祿則國
當畢智殫慮求稱其職分之當為可以少補其失乃反曰榮祿非
吾知也偃然徒朱其軒徒赤其紱以終其身則其罪不容誅矣金宗
直近世所謂大儒也少負不肯仕先庿迫令赴舉不得已登第亦出入於
侍從華顯矣乃稱母老而勉仕及母以天年終猶仕不止其門人金宏
弼甞覘其无建白乃曰仕非吾志故不欲也若宗直者真所謂私其利

竊其名假然徒朱軒赤紱者也當請亂日宗直非有祿食如彭年
三同單非素蒙恩如時習也特一鄉谷眇然韋帶之士於旧君无可死
之義其不肯仕國已偽矣雖偽而已立其志則上很逼迫之矢死不赴可
也乃若怵禍而黽勉赴之者然既釋褐拜筆記言而扶崇伏細猶又以
専城享其母其私其利者矣又欲竊其名号之於人曰吾有吾親吾
終守西山之志既脫毋制則受應教之命十年之間躐取大司寇宜若
休矣猶貪戀不去尸位素餐不為戢分之當為及其門人言之則為
遁辭以答之是果可為君子而罪當誅矣世之至今稱其人不啻何哉余
竊覘其為人不過剟拾家學為文墨以自拔者而其心則黠欲高名
名以聳動一世人而惑主聽為竊利地既售其詐則忖其才不足於康
濟故似若可裕為而不肯者為藏拙之端其亦巧矣其作義帝文述
酒詩尤為可笑既仕則是我君而乃詆之不遺餘力其罪尤甚身後

之禍非不幸而抑天怒其黠且巧假手於人以顯戮之耶余悯世之人不求其形迹徒崇其名至今推以為大佞故特表而著之

鄭道傳權近論

大凡卿大夫之享人榮利者遭其國之革命也非徇義仗節則必苟生事仇焉其苟生事仇者亦有二途也有覘去就之勢賣其君國而從臾其計以圖富貴者有怯懦畏其死唯偷生是事忍耻忘營而苟且以事他姓者雖其罪有淺深而失節則同焉惕而偷生忍而事他人者其心初出於愛身不至於賣其君故天或貸其餘命如魏之鄭沖何曾者是已兩人者卒獲老死於牖下覘其去就從臾而賣其國者其心初在於富貴以利其身故天輒降酷禍以報之晉之謝晦傅亮徐羨之是已三人者終至於被戮而赤其族與古今已然之迹必然之理而不可遁者也道傳近俱王氏之近臣達官也俱食我朝

取美仕而近則善死道傳則誅滅吾於是而益有徵焉道傳早受知於我太祖大王征討之際則必參幕畫王非心董屋而道傳先蔑推戴之謀雖天命人心自有攸屬雍容以濟大寶道傳之於王氏則非忠臣也其心固在自利故終也不免於戮身焉至於近則以李穡故流於外康獻王名詣行在遂加進用爲近者當疏去之不暇惻而愛其生不得不屈身故名位通顯而以壽終焉此可爲人臣子之戒也當麗之亡道傳若死於忠而近亦還不仕則人之仰之豈圃治隱奚殊訐不出此而或陷賣国之誅或貽惕死之誚士夫之處於死生存亡者可不慎取舍耶向使道傳灼知受戮於佐命之日則必不愛數年之壽以毀其名也惟其富貴之念昏其智故自負其勇伐方且勸上以立少之計以固其勢其所以自安乃所以自危也吾於二人尤有誅於道傳也

厚祿論

記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旨哉言乎為人上者不為祿厚賜其下則為士者奚所勸而養其廉恥冒恥于利態耶是故古之君子仕於王國者祿足而供其求俸入足以祀妻孥不與民爭利而行苞苴而事育之具自裕得以優遊閒佚展布其所蘊俾免伐檀之刺而廉勵恥立風教以之敦古之盛世蓋用此也雖然君子者不必多而利己者滔滔焉上之所以待我者厚矣我之所以報上者宜如何而拔藏之訓未聞匱金之誚屢騰鞭辟不已簠簋無飾士之所自待者吁亦淺矣易曰觀頤觀其自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以溫飽為志蹶蹶然從事於庾粟囊帛含爾靈龜觀我朵頤非所望於君子也古制不可改已原思為宰孔子與之粟九百孟子為齊卿祿亦十萬齊魯以侯國而其厚祿養廉者如是則三代之盛可知也

漢祿亦重而家優小吏亦頗得之宋則尤留意於券質俸皆宗
給而錢亦宗賦優小吏而廉節立矣優外官而輕外之患除矣優
致仕故老而待兵敦旧之意篤矣歷代沿革不同而均之為重祿而
勸士也今我則節其祿而責其廉天下无是理矣新羅之祿一品
則一年四百王氏半之盖以官濫於東京也至我朝濫者三倍而祿
不得不削〻三之二而俸則缺矣大夫士困於事育宜其不暇廉也
亂後以月料之及復設祿則又減舊之半而刻其斗斛受者不能
支旬朔其奉享之視券生送死之具視平時无損而華衣怒馬
腆食侈而不節十倍於祖宗日不獲已与小民爭利又不得已受
其債賄而四維不張風教日偷士夫恬不知愧民不畏其上賂而
得爵僥罪者比踵此皆不能行勸士之道而然也其亦傷矣然則
何以求之曰省冗官冗費而上率以恭儉則斯可也已

文說

客問于余曰當世之稱能古文者必以子為巨擘吾之見其文雖若浩汗无涯涘而卒用常語文從字順讀之則如開口見咽毋論解不解者輒无礙滯業古文者果若是乎余曰此其為古也子見虞夏之典謨商之訓周之誓誥武成洪範皆文之至者亦見有鉤章棘句以險辭爭工者否子曰辭達而已矣古者文以通上下之情以載其道而傳故明白正大諄切丁寧使聞者曉然知其指意此文之用也當三代六經聖人之書與夫黃老諸子百家語皆為論其道故其文易曉而文自古雅降及後世文與道為二而始有鉤章棘句以險辭巧語爭其工者此文之厄也非文之至吾雖駑不願為也故辭達為主以平〻為文焉耳客曰不然子見左氏莊子遷固及近代昌黎柳

州歐陽子穜長公爭其文何旨用常語乎況子之文不銓古而滔〻
莽〻焉是事毋乃流於鉃否余曰之數公之文亦何異於常耶以余
觀之雖若簡若渾若深若奔放若倔奇卒當世之常語而彭
爲雅直其可謂點鉄成金也後之視今文安知不如今之視數公文耶
況滔〻莽〻正欲爲大而不銓古者亦欲其獅立異歟爲子詳見之數
公爭左氏自爲左氏莊氏自爲莊氏迂固自爲迂固愈宗元脩軾亦
自爲愈宗元脩軾不相蹈襲各成一家儻之所願〻學此焉恥向人
屋下加屋蹈竊鉤之誚也客曰子之文既平易流便其所謂法古者
當於何求之余曰當於篇法章法字法求之篇有一意直下
者或鉤連宛轉者或節〻生情者或鋪叙而用冷語結者或委
曲盤瑣而有法者章有井〻不紊者有錯落而不雜者有若斷
而承前繳後者有極冗極短者有說不了者字有罯處拎處伏

處收拾處疊而不亂處強而不努處引而不費力處開闔處呼喚處字不亮則句不雅章不妥則意不讀二者備而乃可以成篇余之文只悟此也古之文亦行此也今之所謂解者亦未必覷此况不解者否客曰善吾不及是夫

任老人養生說

江陵府太和縣有任世讀者百十有三歲而皃如十五許視聽不衰癸卯年余見之鋅皖如少者問之曰少隷甲士嘉靖辛亥年满落籍居于此矣余曰叟有異術乎何康壯若是耶叟曰野人安得術乎服藥否曰不嘗也余怪之曰世固有不修養而得上壽者乎吾少日多病早瘦若少能則必病困日食五合陳米不食肥膩生冷物積十餘年病稍減四十而婦逝以二子長足以養不畜媵分田產於二子令輪日饋而冬夏適供裘褐擇深室不見風者處焉吾二子能養

不嗔怒不煎念營爲无事靜坐飢而食困而睡者于今六十餘年家在谷中日採朮黃精餌之久則眼漸明耳漸聰齒落者漸生脚力漸健二子死有孫五人修其券不習故吾得不動吾真而已吾豈有他術也余曰吾聞之叟之言而得券生之術焉爲仙者必保精保氣保神也叟之不娶保精也擇食不飽保氣也不嗔怒營爲保神也三者既具宜其壽之多也况不動吾真而只飢餐倦睡乃靜定第一關而朮黃精亦藥之上者叟能行之能服之其異仙遐乎也何遠哉世之修丹欲長生者必稱乾坤鼎器坎离夫婦龍虎鉛汞進火退符口誦亦同悟真自謂真仙可致而躁朮貪利忿恚之心交戰於中畢竟无一成者其視叟則顙寧不泚耶吾師乎叟哉吾師乎叟哉

辨

詩辨

今之詩者高則漢魏六朝次則開天大歷宋下者乃稱蘇陳咸自謂可奪其位也斯妄也已是不過掇拾其語意蹈襲剽盜以自衒者焉足語詩道也哉三百篇自為三百篇漢自漢魏晉六朝自為魏晉六朝唐自唐蘇與陳亦自為蘇與陳豈相倣倣而出一律耶蓋各自成一家而後方可謂至矣間或有擬作亦試為之以備一體非恒然也其於人脚跟下為生活者非豪杰也然則詩何如而可造極耶曰先趣立意次格命語句法字圓音亮節緊而取材以緯之不犯正位不着色相叩之鏗如即之絢如抑之而瀾深高之而騰踔闔而雅健闢而豪縱放之而淋漓鼓舞用鉄如金化腐為鮮平澹不流於淺俗高古不陷於怪癖詠象不泥於物類鋪敘不病於辭律綺麗不傷理論議不粘皮比與深者

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於篇成渾然不可鐫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是而出之則可謂之詩也彼漢魏以下諸公皆悟此而力守者也不然則雖漢趍魏步六朝服而唐言動御藕陳以馳足自形其穢而已吁其非矣

讀

余在扶寧兒事遠得諸子全書慣讀之因疏所得題于各子之後非敢自是鄙見也聊以形吾穢耳

老子

老子分章未知出自何人其意本不斷而有強斷處殊為紕繆但當全讀之乃可通也世謂老子可入六經至其論大道處玄玅涸徹有不可測度者曷中庸所不道而乃拈出言之此老子自離而去之不欲與六經齒噫其神歟後世其徒轉神其學流而為脩煉服食符以籙齋醮

荒法怪誕不經而惑世誣人多矣豈是單者並世嘗老子茲豈清淨本意乎其文則經而其義則傳至於論道則直破天竅吾不得而模擬之其猶龍乎

列子

列子天瑞黃帝兩篇其論道處理極玄微盡言之而不隱可與道德南華相表裡文亦古奧矣其後則文漸散亂弛放論道理亦多舛謬似不出一人手宜劉中壘之致疑也今之所得八篇似亦是典午氏東渡後雜出於諸家者亦非中壘所校讐也莊子屢引列禦寇氏則其人其意固皆可貴今不覩其全可勝嘅哉余謂首篇二乃列子之舊而其餘則漢人或魏晉時人所補也歟

莊子

余少時讀莊子書不知其義但尋文摘章爲摛藻法中歲更

讀則傲倘恍惚若不可測度固已喜其寓言而一死生齊得喪爲
可貴也今且看之其恬淡寂寞清靜无爲黙與佛子相合特以其
謬悠荒唐之辭不與爲莊語故淺讀之莫可見端涯也其中顔
子坐忘一節儒家力詆之禮曰坐如齊立如尸而顔子終日如愚與
坐忘奚殊茲亦謾衍其辭非妄也已其曰詆周孔者亦非也老聃
其師而假秦失之弔以詆之此老播弄淑詭之故態非真詆也於天
下篇首言儒家其尊周孔可知矣

管子

管子書麤雜重複似不出一人手其心術内業等篇皆附會道家
而宙合諸篇皆用隱語傲譎詭怪以仲責宗之術安得有此謬悠
語耶使果出其手不過故爲權辭以飾之耳仲之情見於其書者
獨牧民大匡輕重等篇而牧民尤爲簡明其論兵陣之制農桑

諸利之原蹊鑒〻中其際宜其施之事而稱有宗效終至於富國強兵取威定霸而尊其主為五伯首也噫世已末矣王道卒不可行則安得如管子者為政而治其民耶

晏子

晏子古所謂法家而以管晏並稱之今其書只載其事齊之蹟而文特古雅非如管子詳言其立政治民之要也晏子特不污其身術仰以取容於世者其不死於崔慶亦幸矣使當小白之日其功然必不及仲而並稱之何哉

商子

商鞅初說秦以王以霸而孝公不省以富國強兵則席為前而聽之不倦鞅之學本非王伯也特優於富強也初以王伯者乃飾辭言而終獲其所優以中秦矣其書文其勁悍亦先秦華而疑

多附會者其開塞篇所言賞是於告姦者是平生受用地而卒以此殺身天道之好還宜矣後世君子動輒稱王道鄙商君而考其功效則反不逮焉噫安得商子而用之富國強兵以禦暴耶

韓非子

先秦諸子之文除老莊外或厖雜或晦澁或決裂獨韓非之文典覈明核善於連類比事且切於事情以文事論之則誠大家也其說難八奸篇尤好誦肴其開闔其抑揚其馳頓折旋處黙啓後為文者竅領微結之端古文初質至是而有譎謀矣其論術則槩出於申韓剝過之矣

墨子

墨子之學其道大觳有類於禹故亟稱禹之道猶許行治農而自稱為神農之言者也其始皆本於聖人其末流之弊遂至於此孟子之所以力排

也其與佼並稱者特以本仁義尊吳尚德有相近者此似是而非易以惑人也韓愈氏以為孔子必用墨子者何哉其文雖古而間亦駁雜不倫抑有後人附會耶

荀子

荀卿斥老聃為知詘伸斥莊周為蔽於天而不知人其說甚是又能知尊王而賤伯知尊孔氏而黜異端孟子後一人也特以天資元而闇妄以知道自處欲廢曾思孟子而直繼夫子之傳故立言垂訓務異於諸佼孟子曰人性善而卿曰人性惡也欲以勝之而卒不可勝使卿循循然守思軻之傳不務為高論異辯則小疵之斥擇不精語不詳之誚奚自而至耶惟其危而闇自用而自私故一傳而為李斯韓非也惜哉

楊子

荀卿自大其學自私其智而欲勝於諸子楊雄自賤其學自卑其智而欲

合於聖人故二氏俱斥於智者其爲不知道者均矣雄著法言準論語著太玄準易以爲己之學不及聖人己之智不逮諸子不可別立言爲經也故著二書以合於聖其志陋矣其爲艱深之詞者所以文淺易之說而愈艱愈戔愈澗愈淺愈遠愈礙不得掩其拙使雄不爲是書以賦鳴世則人不識出處矣乃反竭心悉力求合於伎術而終不免莽大夫之斥有以也夫然雄之過在陋而惑之失在不自量寧陋而不闇也已

子華子

世所稱子華即夫子傾蓋而語者其人必知道也今其書衛裒委瑣悉鳩集荀孟国語老莊素問韓非楚辭等書殆似百家衣其出於漢諸伎也亢疑己子華之知道豈如是乎其終篇所言雖不明道源而意自好文亦騰踔其曰人壽幾何而期有以待也蓋當世列國雲擾戰爭方作悲士之不得其時者與則子華之文而秦火失傳後人籍此一篇

而贋作以傳之也歟

孫子

春秋以來言兵事者孫武一人而已後世善用兵者莫能出其度内雖非王者師而噫憶亦奇哉其文有嵬瑣闢闔壽節々生情先秦諸子文犛非其孫武最是作家至其間切明様則非々所及也

吳子

高氏言孫子一乎奇吳子一乎正然則武不及起乎彼特見起之嘗有尚禮義明教訓而襍用司馬法故起之為正此起之飾也其用兵權略猶本之武而時別出機杼自掩其迹均之為戰必勝而武之詐深矣其文間切亦似武而少遜之矣

吕子

吕子春秋亦吕子古之談理談事皆稱春秋故晏子亦稱春秋以

稱呂子者亦猶是也不韋之爲是書非自述也乃聚天下儒辯士採其言而集錄之故其文不雅馴或有極正處或有極鄙處要之不韋不能去就之俱存而傳世者也其八覽文家古雅後之爲文者或稱曰呂覽也

淮南子

劉安好賓客虛館以待奇士如大小山八公之流皆雋偉瓌詭辯足以達天人文足以總百家故其爲此書蓋雜出於儒道名法諸家天時地理禪數服煉之說博綜該貫廣大和衍可謂備矣而其言舛駁不倫亦以其成於衆手如呂子也漢史言安以叛誅而仙傳以爲升仙豈八公之流惑世之言耶伯陽亦同亦言其仙去則史家或諱其事耶不可辨也其文俊雄奇杰而推測物理探索陰陽處亦有大過人者西京子家其家雄者歟

文仲子

王通書出於六胡之下故其文委靡其續古詩元經中論準詩春秋論語而作所論皆出於王道古人有比以六籍之奴隷奴隷誠賤矣苟得爲聖人奴隷則亦得以窺聖人門墻也其甚離經叛道而陥於不自量者相去懸矣

銘

覺軒銘

人之有性覺則不昏其未覺者物慾交惛如鏡之塵塵去則瑩覺後性圓如大明鏡外杜妄邪内存清明清耶明耶由敬由誠此覺非仙此覺非佛亦非聖人唯心對越

陋室銘

房闊十笏南開二户午日來烘既明且煦容雖立辟書則四鄰

餘一積異唯文君伍酌茶半甌燒香一炷偃仰棲遲乱坤今古人謂陋室陋不可處我則視之清靜王府心安身便孰謂之陋君所陋者身名並朽廬也編蓬潛亦環堵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硯銘

滔滔九津流入巨溟中産異石外殷裡青刻為龍尾加以龍石硏鳳味璀璨雖眼晶熒以磨以濡免或暫停孰編帝紀孰注此經我作我文惟乞角靈相隨不捨以了餘齡

犀帶金帶銘

泔其文白其理色象中黃瑩表裡宜角佩之容兮愽兮萬釘花胯百鍊精鏐聖人賜來以立朝

靴銘

波紋濤黛色淳君子所履順以貞矩步高趍唯角直群

箴

煉念箴

心之本体湛然常情方其不動水澄鑒明至虛至灵至神至精一氣胡元无臭无聲操存无幾念忽以生種〻顛倒若狂若驚悲驩喜怒辭違枯榮以忌誣妄百般交爭當其時也心惛若盲作業作陜由惡趣行彼至人者滌識禍萌待念如冤怖念如兵藏念如寶守念如城勤〻保念勿從而横其煉伊何静定一誠煉之又煉无為以貞煉之則聖不煉則眊唯此至道就始強名帝軒轅氏聞之廣成如此煉之可相玉京

睡箴

吁惺〻翁宜睡眼勿睡心睡眼則可以炤心睡心則陰魄来侵魄侵陽剥体化為陰其與鬼相尋吁可畏惺翁

賛

灘隱畫竹賛題洛迦禅寺

青ゝ翠竹盡是真如此語吾聞之黄面老子謂是竹幻墨耶謂是墨幻竹耶幻花已滅何用幻為天空海濶月出雲收其影脩ゝ其聲颼ゝ殿中寶竹師可往玩彼與可惠崇之妙技入心不能抄忽師其與卷可付茶毗

李画佛祖賛

余在遼山乞石峯倣歐亭吏書以金字寫般若心經為帖回命李楨繪三佛一菩薩二祖二居士像係之于後遂成兩绝余以賛辭附之名曰禅门法寶云

流泉漱玉幽花出紅彼问法者伊女瞿童具多知儒旃檀已滅清些無情二俱佛成　釋迦佛

唯在樂國地涌青蓮𦰡二玉童為人為天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我問彌陀彌陀入定　阿彌陀佛

過去窮冥見在悪濁唯有未来可證圓覺翻然善財何居于前忘法問法海月流天　彌勒佛

瓔珞花鬘于海之中龍宮水府莫往不通手大摩尼躍于瑞瀨彼寶藏主神亦在自　觀世音菩薩

亭亭双林照玉毫光楞伽在案牙軸縹緗傳法在心傳心在物汝自留着一衣一鉢　初祖達磨

羅浮扳地庾嶺隱天孰與余睨觀師之傳須彌可移衣鉢雖動不動者心芥子亦重　六祖盧能

一丈室内寶座諸天居士之疾醫人人疾伊誰来文殊師利無有言語法門不二　維摩詰居士

拋水晶珠結跏趺坐彼居士者嗒焉將化提竹鹿難放下何嬿試看白
日在我指尖　庵居士

列仙贊

弇州王元美所輯列仙傳余得見其真本其模寫鋟刻之工極其
精妙真希之代玩也余既卒業倩工棣其尤異者移于絹素以彩
飾之係以贊辭以擇恬念之念云

先天无極大道无為玄默純精萬法之師閱五千文於昭至德隱顯彰
化猶龍莫測　老子

天墮絳霄地湧金蓮佇睇紫氣來把函開白輿青牛遲遲西邁授五千
言帝懸方解　尹喜

煉魄飛神隱見无端我得其道羲農之間匜師孟革匜授靈訣无極帝
在萬法歸一　王倪

窈窈冥冥至道之精抱神正形昏默靜清子之謂天長生亦贊夢游華
胥人間何世 廣成子

昭哉金母調氣承天女兮冠道資以昇仙華林媚蘭玄金翠水穆滿矣
為劉徹徒尔 西王母

霜花燁燁拾駕徘徊孰領真籍來御玲金三天為極五胎爲治授以道
要雲飛十二 上元夫人

猗匕匡君稟精斗宮服氣煉神乘雲駕空瀑布屛風香炉金闕萬古仙
山碧潭秋月 匡裕

逍遙匪游物論匪齊任人間世先始無倪薪火相傳混屯七竅金闕徧紀
善其遊遊莫 莊周

咲木作羊賣之都市騎而入蜀綏山之趾峨嵋參雲玉壘蒸霞彼姝相
随同駕芝車 葛由

能鼓舜琴而行鏗術冀野涿河我困而室導旝引軒龍子龍孫駕彼双
鯉入無窮门　琴高子
行八百里住八百年号曰八百孰知其仙廛市若閙山林若閙隱現無
方道体自沙　李八百
服后服丹行氣绝慾嗜好戦心盡閉吾目疇勸開睫疇慑電光沙道已
成出貫九皇　涉正
袖仚如棗颸行海隅龕政骨朧至道奚語玉舄金書留報人间蟠桃结
子訪我蓬山　安期
猗大茅君金母之徒太極玄真為有為無金幢羽節翩翩霞氣彼二地
仙徒勞延跂　茅君
三偷玉桃謫隱金门孰是出處孰為至尊凌厲千古傲睨四海浩蕩乘
雲獨往何在　東方朔

彼体洒々彼飽肩々缩頸伸頸纔三千年漢徹貽濁徒封岱泰肇行冥

榮跳身域外　黄安

星降北魁為生異人正法攝魔至道成真盟威都功傳至葉萬紫輿黑

龍高昇閬苑　張真人

天書地貴游戲自在括蒼崑崙来往為閤麻姑非俗蔡子非真但指歸

期蓬海揚塵　麻姑

甫牧我羊金華之顛不見汝伯于今十年騈然白石其角戢々塵夢上

醒寒天便入　黄初平

携我玉卮引我靈尾招々丹子日暮長江我目凌波孰停其杻居彼石

龕享彼椒荔　書仙媪

蒼龍出帳驕識鈔質仰而覩之青天白日翩然霞氣泊水蓬萊濯足壺

嶠晞髮丹臺　陶弘景

峨嵋橫雲太白臨秋子有仙才非謫乃游蒼蝸蜿蜿錦袍盘鶴萬里滄波一天明月 李白

道齊天地明並日月度盡衣生方昇絳闕隐現靡方彰化无端秋空鶴透露浴金丹 吕純陽

准海蟠翁正陽是師還丹演教累劫亦苊白鶴冲空絳霞方滅雖毀乱坤自有日月 劉海蟾

修性修命聚氣散形我拈須花孰測其灵舍利真篇留表神化噫非真人萬古長夜 張紫陽

大雷琅書太乙金丹晴將秘術来授金丹手裡鉄鞭脚底箬笠入海驅龍風嘘雨吸 陳楠

非鶴非银擲練爲橋跟以登雲翱翔紫霄瑶海重蓬逺山萬里一輪明月下照秋水 武志士

誰遣雷火焚我叢祠帝授玉斧三載相追償册以錢不欺于暗奉行法旨奚有前憾　薩守堅

珠庭玉莖瑤構霞浮天際黃河萬古東流我訖我王衣以爲袂腋下天風袖裡明月　呂道章

雜文

對詰者

頎而弁者有詰於吾君有文章于官上大夫峨冠博帶侍于清都從者雲擁呵于通衢宜其所交卿相爲徒借其追逐叶其許謨躡取權柄以豐其廚胡爲朋羅閑冗如愚兀頭者來疇人與俱有黛其面有赤其須赤者訴黧舌者提壺有一短漢其臭如狐有眼其眇有睫其朱白烘其瑩歌吁嗚嗚鞭困萬象用以自娛嫉者如林群士背趨宜其于身阨于泥塗盡捨此輩往締要途余曰否否子言之迂吾性鄙拙疎而此歷

无機無巧不諂不諛有一不恊不忍須臾諛及訖人口即嗫嚅足躡權門甚
跟卒庸軒裳拱揖如枉在軀將此情容去謁公孤見者輒憎欲斮其
顱不得已焉思遠江湖為貧為祿欲退次且雖二三人不為俗拘喜我
伎倆或愛无鄙未醉我酒相招相呼有唱斯和篇々明珠大齊木難
玫瑰珊瑚自賓我賓非待其沽風頌為伍命騷僕奴託為大葉溢視
寰區謂仕毋詭範我以驅從天所賦以至桑榆勢交利交有時必偷
與交不迟石耶金乎當其得意欣々愉々不知有我忘寢及餔而況軒
貂視若有無彼富貴者紫拖青紆長裾佩玉只悅婦姑與況真者唯
樂是圖不耽聲色不怵出嚴誅曰陶曰謝曰李曰葛唯莫其齊莫邸
榮枯衆々嗜為惡衆尊為污人曰病風我喜呼盧宜其我身毋陷重辜
如絕斯交身寧伏鉄世情閃欻世路崎嶇分析毫末利害錙銖我之
齟齬難以成事子言雖是不察其篤雖甚愛人非以德夫詰者曰唯

我識糢糊聞子之論若見大巫子交則善子言非誣吾失吾言真小人儒言訖而退其去于〻

山狗偈

有獒之累〻初從何方來又向何方去何所求所覩獒請對以臆吾誣先生忍吾前生爲人嗜利喜權𧦅諂人以刑禍饕餮積貨財以此獲陰譴墮大阿鼻獄受苦無量劫今纔得狗身我懺悔前非而蒙大慈頷不內不在家拜佛及菩薩默念阿彌陀因入聖居山遨游於四方金剛洛迦寺五臺太白山頭流天王峯俗姫與沙香所遇輒尔禪所匿必念佛頷於一彈指洗我千仞罪令我復人身稽首于三寶歸依真宝義超入如來地言訖號于庭弭耳若訴懇我覩其項脾歷〻諸山名問僧信不內僧對以信然吾聞釋迦言狗子有佛性此言誠不誣人而不如狗

哀辭

李賓之哀辭

嗟嗟文運方厄于今惟數三儕幟于詞林君氣以豪奋舞而起蓄厚而深宜获之駿滔滔文瀾汪瀆而東翕翕潏漲不害其洪詩亦翩翩腴而能悍蝸蚓雜陳不妨其湯鼓躁而出誰信其論湖藩以下吾無全人惟權惟李惟許是奬或枯或滞或鈌但當當其吐辭四座靡然其價之卑亦坐是焉世不恰才君不少貶益高其談憎者旁睒水部不可宗正亦靡竟出之野吁命止斯嗚乎哀哉曩宿真珠凝碧之榭君携乃李楨飄然來過抵掌今古雌黄百家謂死甚樂生也豆嗟倏然形開猶耳其諦洽洽風帷爲之一涕嗚乎哀哉當君用世論者謂奇及其出也皆背而馳不惟背之而又下石其附會者反赤其鳥人為君怨我爲君寃魂若有知必領斯言嗚乎哀哉茶園沉冥玄亭寂寞

富貴而朽非君所樂無涯之智結為大年炳烺千古日月常鮮莫悲其屈莫悲其短嗚乎嚱噫夫亦何慨

李楨哀辭

嗚乎懶翁兮命何其短不朽者存兮余甚奚欲嗣宗之放兮子敬之誕井丹之潔兮長康之痴挹此嫮節兮去而何之余不諧俗兮為世之畸子獨與我同調兮早締交而莫逆般紛々衆罵而群訶兮哀余行之安適獨攜子以歸來兮恣目放於山之中塵溶々而緇素兮蘭芷悴兮秋風悲年歲之將晏兮期速駕而徂東孰云玉樓之催召兮曾莫戀夫人寰退飇馭之難挽兮杳五雲於蓬山聽玉簫之慄惻兮浸余涕兮闌干悲此身之孰儔依兮痛知音之已隔桂樹兮寒岩秋花兮幽谷誰同故兮逍遙吊孤影兮憯惻瑤潭淨兮皎潔月冏々於舒光悅然覩子之風神兮聆高咏其五章嗚乎千秋

萬歲兮何終極懷伊人兮不可忘

祭韓石峰文

精孕松嶽結爲異才公也應生蔚作倫魁鉅筆如椽臨池之墨遂貢司馬名振王國小楷視扶大字龍纏右軍吳興千載拍肩太倉擊節賞以奔驟王寵其能界之以位屢輟黃封橘柚嘉魚綺輕紈綫揄揚與俱恩眷便蕃一世無兩躋郎水曹二邑之長晩通詩學陶柳門庭夷曠冲粹咏之清泠非我仲氏交公莫逆仍辱縉帶即爲鐘伯我家輦下公客于京頻數其遊恨俗務嬰一麾遠出果践宿諾邀公以館冲天之閣以觴以詠月檻風棂爲我金書般若心經法遒勢勁褚歐失色諸唱淋漓樂人間極月再環但公以久辭拜將于郊九秋以期當未幾時忽承訃問初愕以疑涕先言霣天其不吊奪我良人仁者不壽孰詰于神桂席未埃玉樓俄追痛念仙遊肝髓寸鑿英

靈靈未沫肯化灰塵蕩爲渣滓月星垂屢寂寒芳榭淒清空宇如覩其容如聞其語名之不朽死亦奚悲其生存者謾自嗟咨職守所拘阻餞萬里遠致菲奠冀聆吾誄

祭松雲老師正公文

吾師有言無生無死今其死者眞耶妄耳無死孰死無生孰生四大亦妄孰出孰明如如摩尼萬古无毁一点靈明秋月在水了大公案斷大回歸一刹那頃超西方天以無言文弔無死者死歟生歟虛空打破

行狀

亡妻淑夫人金氏行狀

夫人姓金氏上洛大姓也前朝大相方慶之玄孫惕若齋九容有盛名於麗季官至三司左使其四代孫胤宗武風采官爵度而其子震紀庚子司馬登仕別提寔生諱大涉亦司馬癸酉而登仕都事娶觀

察使青松沈公銓之女夫人即其第二也生隆慶辛未年十五歸
吾家性謹愿樸而无飾勤於織紝組紃无少怠言若不出口事母
大夫人甚恭晨夕必親省食必嘗進遇節則饋時食甚豊待婢僕
嚴而恕同詈以惡語毋大夫人稱之曰我吴婦也余方少時好押遊
无幾微見於顔面若或少從則輒曰君子處己當以古人有不入酒
肆茶房者況甚於此乎余聞而心愧少或戢焉常勸余勤學曰
丈夫生世取科第臨仕可以為親榮而私於己者亦多君家貧姑
且老勿恃才而悠泛度日光陰迅速後悔曷追乎及壬辰避賊之日
方娠困頓至端川七月初七日生子越二日賊猝至巡邊使李瑛退府
磨天嶺余侍母挈君達夜踰嶺至臨溟驛氣乏不能語時同姓
人許珩邀與俱避海島不得留強至山城院民朴論億家初十日夕
命絶以斗買棺裂衣以斂肌肉尚温不忍埋殯聞賊攻城津倉都事

亟命權厝後岡享年二十二而同住凡八年嗚乎痛哉其子以無氣夭
初生一女長適進士李士星生子女各一己酉余陞堂上拜刑書奈訟以例延
封淑夫人噫以君之淑行年不克中壽且絶其嗣天道亦難諶矣方其
窮時對君挑燈熒熒夜艾展書讀之稍倦則君必戲曰毋怠慢遲我
夫人帖也豈知十八年之後只以一張空誥薦之於靈座而享其榮者非
吾結髮之逑君若有知亦必嗟悼嗚乎哀夫乙未秋返自吉州又歷於
江陵外舍庚子三月從先夫人永窆於原州西面蘆藪其原則在先
壠之左寅坐而申向也謹狀